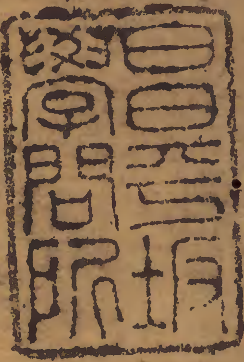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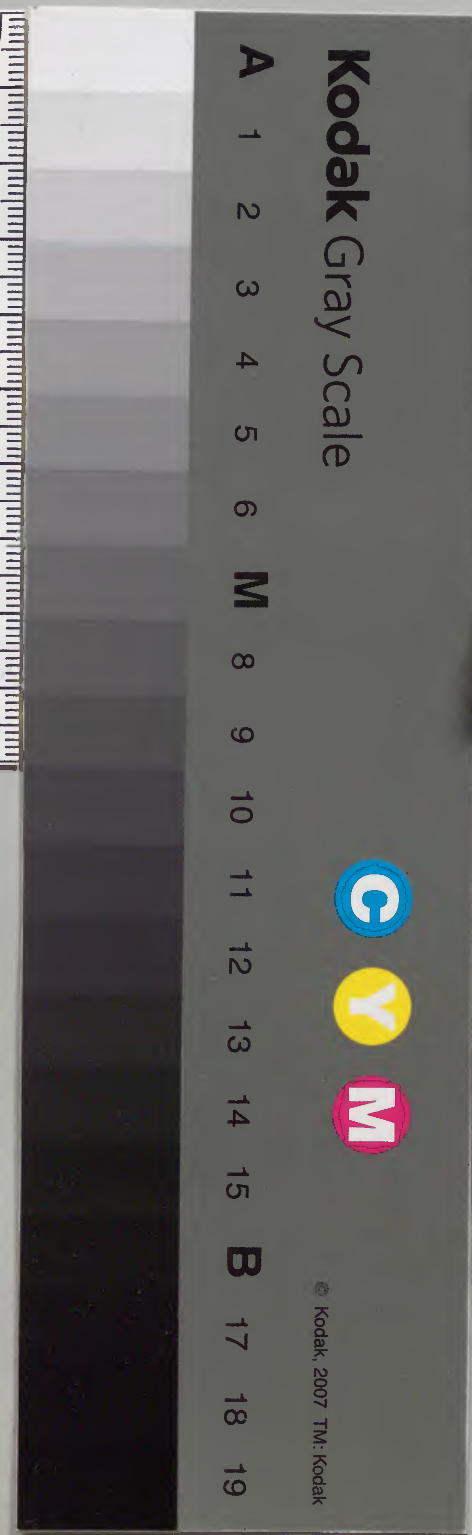
三之六



漢書門		三三九	一	六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三九	一	六
漢書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91
冊數	6		(2)
函號	312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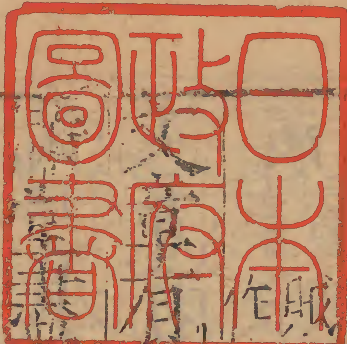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淺草文庫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校刻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天寶十五載自奉先挈家避地鄜州及陷



神交有道端復得之第能此起不患辭窮名譽早愛客

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

插繁花向晴吳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

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

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

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此老歌行之妙有不

白知其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諸生頗

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可哀氣酣日落西風來願

吹野水添金杯如澗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

忽憶兩時秋并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

哀豪俠○趙日書正月上日注上日朔日也故王燭寶典以正月一日為上日沈曰詩我心憂傷惻焉

如擣何劉沈謝謂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也鮑照字明遠修可曰宋景文公筆錄今人多誤鮑照為鮑照

李商隱詩有肥烹鮑照葵之句昔金陵人有得也中石刻作鮑照蓋武后名照唐人讀照為昭爾沈曰晉

衛玠談道平子絕倒左傳有酒如澗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鶴曰時公白奉光來

依舅氏崔少府詩中云相公軍指哥舒翰時祿山反召翰守潼關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况當朱炎赫

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間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

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

危堦根青冥曾冰生浙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

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

吏隱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

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道遙展良覲

坐久風頗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歛翻盤渦折

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蛟折地亦實事非必寓言也空雷如此安得入地尋

之用此起興說到時事凡作詩皆然豈有解詩專作寓言使人厭見煙氛藹藹翠颯颯

森慘戚崑崙崑崙峒巔迴首如不隔前軒頽返照巉絕

華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

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

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依胡

備征狄猛將紛填委廟謀畜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

且未釋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迫三歎酒食傍何由

似平昔幽明迫酒食傍皆俚拙○洙曰傳再宿曰信宋玉招魂曾冰峩峩希曰汝南先賢傳郭欽

史隱于蟻陂之陽洙曰天台賦靈仙之所窟宅夢弼曰雕胡菰米也朱玉賦主人之女為臣炊雕胡之飯

洙曰謝靈運詩引頌其良觀海賦盤渦谷轉渦烏禾切水坊也殷於謹切齒自秋切率昨律切高峻貌希

曰同州西與南至華州皆不滿百里故華嶽見于前軒趙曰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本中曰此言

至尊軒食雖御酒而無味然有相公之軍胡羯亦不足敵也洙曰書命畢公保釐東郊又徐夷並興凍郊

不開史帶甲百萬罷一作疲程曰左氏傳魏子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間三嘆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鶴曰三川將屬鄜州以華水經華原而後至鄜州也

華原指華原郡豈非公自白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

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自自多窮岫兩行潦相逐感

蒼筤旬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踏

恐泥竄蛟龍致遠恐泥如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

礪魄共充塞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高更險與寄

然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

覆漂沙坼岸去激壑松柏禿乘陵破山門廻幹裂地

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沉數州沒如聽萬空

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黓

黓浮生有蕩泊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

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踟普天無川梁欲齊願水

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

鵠鄭旦呼回切水相擊也翁鳥孔切旬口峇切謂

沉蹶也泥乃計切查與槎同礪洛罪反魄口罪反

日江河淮濟是謂四瀆鄭曰漂匹妙切浮也夢弼曰

華原縣有三門山朱曰春秋括地象云地有三十六

會之所及關謂潼關也鄭曰黓千敢切黓徒卜切黓

贈高式顏夢弼曰按高適集式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使在晚唐則故人還寂寞

土詩集註 卷三

削迹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

見爾不能無語見曾次賓主兩得之○洙曰世說晉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

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繼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師曰公少與高適李

白常入酒壚論文酣詠自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頰則平生飛動之意不能自已也

彭衙行夢弼曰左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漢為彭衙縣其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

十字最癡女饑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

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

相攀牽既無繹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

數里間野果充糗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

天邊煙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存孫宰高義

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

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雛爛熳睡喚起

露盤殮誓將與夫子永結為第昆遂空所坐堂安居

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

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隨爾前彭衙行是痛定思痛非紀行比也○

洙曰書頰厚有伍倪寧乃定切猴乾食也夢弼曰同家窪卽同州同谷窪烏瓜切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

北希曰孫宰當是三川之宰鶴曰漢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泗流兮萑蘭瓚曰萑蘭涕泣闌干也夢弼曰夫子指孫宰也患胡官切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隣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

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

鮑曰平陰屬河南郡

涿曰烽燧有寇則舉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鴿詩

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涿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棠棣詩鵲鴿在原兄弟急難

哀王孫

王深父曰時安祿山驚潼關玄宗舍弟在西幸夜半出延秋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為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之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

屋屋底達官走避胡起如童謡省敘事處金鞭斷折九馬死骨

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

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白日竄荆

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

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

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臺

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
 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斃面請雪恥慎
 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忠臣之盛心倉卒之隱語備盡情態○(夢弼曰)延秋
 門京城之西門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鮑曰東
 來彙駝謂賊自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洙曰史思明
 傳祿山陷南京以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
 紀極師曰朔方健兒指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也
 翰昔禦吐蕃稱精兵而今為賊所敗故云何愚也洙
 曰太子謂肅宗即位於靈武師曰南單于即回紇也
 回紇以花門白號斃面謂披其面度示誠困也洙曰
 時回紇舉兵助順夢符曰漢耿秉卒匈奴聞之舉國
 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斃字斃剝也古通用師曰
 狙竊聽也洙曰五陵漢五陵也趙曰後漢
 蘇伯阿望春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蔥蔥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愈緩愈悲
俛仰具是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

照淚痕乾(鄭)鄜州今陝西路鄜
 方無切恍戶廣切帷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

最是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鴈足繫

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歸免相失見日敢

辭遲落魄怨極能目道者○語少意多善自寬○洙
 曰驥子公之子宗武也後漢龐德公攜妻子隱

鹿門山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
得鴈足有繫帛書仰魚向切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十

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洙曰傳君子不禽二毛注

頭白有二色

卽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

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謂聞此歌也

風弑慶石伐木梢殺林莽莽莫補切宿草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

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雄豪放蕩語盡氣盡

人稱毫說霸更不足道洙曰杜曲在長安之南公之所居也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

悲陳陶鮑曰昇年十月辛丑房琯及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

希曰陳陶斜在咸陽縣而公止云陳陶蓋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東坡志林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思待明年莫倉卒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

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洗箭仍唱胡歌飲

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洙曰漢趙充國以六

郡良家子善騎射趙曰羣胡指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瑄雖喪兵而都人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

西數騎寧弓敢馳突山雪河冰晚蕭颼青是烽煙白

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夢弼曰地理志伊吾

郡有太白山青坂去太白凡五里唐書志太白山在岐州郿縣按房瑄時起軍於太白古樂府飲馬長城窟希曰奚兒謂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黃頭謂以黃蒙其頭也晚一作野颼色櫛切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

瓢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一字變態數州消息斷愁坐正

書空杜曰酒曰綠酒沈休文詩憂來命綠樽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元日寄韋氏妹至德二載在賊中作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

春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洙曰鍾離縣屬濠州夢弼曰郎伯乃妹之郎伯謂韋氏也趙曰長安上直北斗故謂之北斗城希曰春城疑是秦城夢弼曰郢楚地也言郢乃紀妹氏之所寓也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收得是如此○更深更長乃不及此○司馬溫公曰
泮羊墳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古人為詩貴於意
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戒近世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
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
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
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首類此不可備舉

憶幼子

宗武小名驥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

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秋只睡炙背俯晴軒

趙曰澗水柴門指言
鄜州羌村寄家之地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語貴不犯○怨而不傷狂
而不直評者不能及此
此離放紅葉五字本
不可解想

嘖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古云言月光穆穆如金之波流也夢弼曰此離別離
也此匹婢切詩有女此離紅藥桂花也趙曰青蛾或
作娥非本作蛾翠眉之謂也洙曰牽牛織女
二星世說牛女隔河而居七夕則渡河而會

哀江頭

夢弼曰曲江為京都勝賞之地遭
祿山焚劫之後荒涼公故有感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如何一句道盡第常誦之云耳○司馬溫公曰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子美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有司於兩岸建亭

館焉洙曰南苑在曲他坊南昭陽漢殿名李白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此以喻楊貴妃也唐志內宮才人七人射食亦切趙曰血污遊魂謂車駕次馬嵬賜貴妃自盡夢弼曰渭水在京城劍閣在蜀時明皇西幸尚留蜀也蘇頌演曰大雅綿九章頌大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迺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迺曰廣芻質厥成文王厥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致耳若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也及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洙曰孔巢父字弱翁

箕州人少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
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以從事辟
之巢父察其必敗側
身替適由是知名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

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

景暮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所指玄又玄蓬萊織女

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

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兩君且富貴何如草頭

靈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

照席幾感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

今何如其跌蕩船體類自得意故成一家言○洙曰

明詩彭祖愛永年掉頭不可住夢弼曰巢父善屬文

吟詩有徂徠集行於世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

晉書洙曰左氏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有子謂其子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

龍蛇以禍女夢弼曰靜者謂蔡侯之為人恬靜而其

勤意有餘也除庭除也空中書謂鴈傳書也趙曰禹

穴在會稽山上洙曰南尋禹穴見李白一作

若逢李白騎鯨魚希曰法華經問訊如來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魯訢曰大雲寺在長安贊公為大雲寺主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便爾夜深殿突兀風動金

琅璫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回斷絕鐵鳳森

翱翔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

沙黃如此自好○修可曰維摩經菩薩各坐香樹下
 皆以為長鎖公今所用蓋指為鈴鐸故東坡有風動
 琅璫月向西洪龜父有琅璫鳴佛屋之句皆本此
 日玉繩星名趙曰陸倕石闕銘銅爵鐵扇之工蓋施
 爵鳳於屋脊上者梵放蓋佛事至梵音必唱而誦之
 殷上聲泚曰史
 記沃野千里

兒童汲井華慣捷餅在手露灑不濡地埽除似無筵
 明霞爛複閣霽霧塞高牖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柳
 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語契深心那能總鉗口
閑情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泱泱泥污入狎狎國
磊落後狗既未免羈絆時來頤奔走近公如白雪執執煩

何有修可曰本草井花水謂平日第一汲者夢弼曰
 復重也擗拓開也狎魚斤切按字當作狎犬吠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

果如所願與愜幽期同但果字到扉開復閉撞鐘齊

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

愧辭要此黃鸞度結構紫鴿下呆魚愚意會所適花

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趙曰江總大莊

水精之域齊一作齋泚曰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

然覺範曰世說云淳酪養性人無如心則醍醐之能

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也泚曰絕交

論把臂之英余曰漢書音義呆愚謂連闕曲閣也以

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罌愚然一日屏也罌音浮愚音思洙曰沙門惠休姓湯氏善屬文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

亦自宛轉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

過入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

龍鱗索意寫景俱異想見其處○鄭曰氎達協切毛布也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

如細繡名爲白氎國人取之織以爲布洙曰晉沙門支遁字道林有才辨高僧惠遠有宿德夢弼曰青井

芹謂青泥坊芹菜集有贈崔氏草堂詩飯煮青泥坊裏芹是也

雨過蘇端

公自注端置酒下園曰端時白衣按唐科名記端來春始及第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

跡

諸家憶所歷一飯即便掃人情有此蘇侯得數過歡喜母

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據

懷抱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親賓縱談謔喧鬧慰

衰老況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

擬道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

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饑豈無涯

善自干戈雖橫放慘淡鬪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

七詩集註

卷三

一〇

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
 與麻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
 疵瑕英賢遇轅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
 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眾口咄咄空
 咨嗟洙曰西都賦琳珉珉青瑩莊子青青之麥生干陵
 陂橫戶孟切四皓避秦入商雒山採芝以食隱
 而不出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
 城東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賈誼
 傳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揚子龍蟠于
 泥希曰鹿門龐德公隱地在漢水之陰趙曰張華博
 物志天河與海通世有人居海渚年年八月見浮槎
 去來不失期查與槎同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
 空作咄咄
 怪事四字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夢弼曰鄭駙馬名潛曜尚臨晉

公主廣文名虔駙馬乃虔之姪也
鶴曰鄭駙馬池臺在河南新安縣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咄咄然臍郿塢敗掘節漢

臣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

登臺是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

強徘徊洙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城及呂布殺卓尸

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戶吏然火
 置卓臍中光明達曙蘇武為漢中郎使匈奴單于使
 武牧羝北海上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
 留十九年而還鶴曰是年正月祿山為安慶緒所弑
 故有然臍之喻又公與鄭時同在賊中故相期為漢
 臣之回也夢弼曰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繆公以女

弄玉妻焉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居道之北此以秦簫美駙馬又以二阮比其叔姪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夢弼曰肅宗即位於靈武移軍鳳翔公脫賊西走謁帝行

在拜左拾遺○夏自賊中達行在所作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

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

荒村岐路之間望樹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

其面非身歷顛沛不知其言之工也

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趙曰岐陽乃鳳

翔也著陟畧切置也

愁思胡笳夕

不待下句

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

時人

五字可傷即日暮人耳暫時更警

司隸章初覩

此情如何

南陽氣已

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此豈隨人憂樂語○胡笳胡人捲蘆葉吹

之以作樂洙曰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曰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間道言何間隙之道而行班

超從間道至疏勒間去聲師曰暫時人言不敢保其性命也夢弼曰後漢光武紀更始將非都洛陽以光

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官府於是置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

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髮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

日復見漢宮威儀謝玄暉詩還觀司隸章又庾信哀江南賦反舊章於司隸洙曰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

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喆曰氣佳哉鬱鬱蔥蔥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獨行中路間關憂患累百言不自憇者一見垂淚

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

只影靜心蘇字每日跋涉擾擾危不自保皆可想見
 而此喜亦未易自言他人無此苦有此苦無此言又
 不知前人已言爾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鶴曰太白山在
 京兆洙曰前漢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
 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
 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
 言七也鄭曰中竹仲反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詩中未見有為賊所得一節豈非以脫身麻鞋見天

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

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

川不知家在否此聞同惟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

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

命盡室豈相偶欽峯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

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極一時憂

自能賦毫髮不失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

歡會處恐作窮獨叟鄭曰潼徒紅切水各出廣漢上

典云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掌供

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洙曰三川在鄜州時公

之家寓三川嶽去金切峯魚

音切山貌中興之中竹仲反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
 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
 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
 涼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

師曰熊兒即宗文驥子即宗武公之子也鶴曰風俗通云噬虫曰恙古者人多野宿為恙所噬故早相見必勞問曰無恙乎洙曰傳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帳殿言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為殿也師曰周有一命再命之士洙曰時公至行在授左拾遺故有一命之語北闕妖氛謂京師尚未收復也

西節度 治所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鶴曰涼州漢武威郡屬隴右乃河

程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鮮麗稱事非繡衣黃白郎
 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
 嚴城到須早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賫
 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閣中老奪我同官良
 飄飄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
 溟漲浸絕島罇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
 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
 如何正穹昊師曰漢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洙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希曰去秋指至德元

載時吐蕃陷隴右宕鄯郭涼等州涼州為節度之所
治不可使失故天子憂之正後詩所謂須存武威郡
之意也鶴曰族父謂杜鴻漸按本傳至德三載遷河
西節度使夢弼曰公時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皆諫
官故云同官東郊謂史
思明西極謂吐蕃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鶴曰漢中唐興
元府本梁州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
天子從非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溟裔
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河稅
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
坐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

慕有較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

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懋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

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閉

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非坐離局促老一世

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洙曰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
雄河東賦矍天狼之威弧黃曰天子從非來言肅宗
即位於靈武洙曰頓兵岐梁下言肅宗移兵鳳翔也
詩為下國綴旒又公羊傳君若贅旒處趙曰南伯謂
漢中主將也脩可曰漢志注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洙
曰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注旰晏也鶴曰
補闕掌供奉諷諫又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
史此謂樊以侍御史為判官也洙曰左傳吳季札來

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夢弼曰後漢更列帝謂光武建中興之業也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鮑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時事推

校書郎時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

杜亞何如發語怪七深似

有足望者時危異人至今第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

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

轉丸踈通畧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

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

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太布衣

曰字恐誤藉卿佐元帥坐

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

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

羊飮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

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

吟迴其頭

孤峯石戴驛龍吟迴其頭皆奇語

夾輔待所致

夢弼曰老子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崆峒山在西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此言吐蕃入寇也青海在東乃哥舒翰戰處詩如輕如軒此言山東危而不安也彥輔曰邊方有警書則燔燧夜則舉烽洙曰書西被于流沙漠漢文帝前席賈生夢弼曰武威郡即安西都護府也羶羊臭也大觀三年郭隨使虜將舉黃羊飮不羶蘆酒多還醉以問

虜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蘆酒糜穀醞成可撥酌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醉二物皆北方所有信子美之言驗矣蘆蔡肇本作虜引虜酒千杯不醉人為證希曰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修可曰漢書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洙曰左傳夾輔周室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夢弼曰同谷郡今成州晉

仇池郡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

偏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

挺身艱難際張自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

鑿輿注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

駐

邑

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况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

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

受詞太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雪陰雲稠

羌父豪豬韉羌兒青兒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

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

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立中原正格鬪後會何緣由

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

論兵遠壑淨亦秀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

相投洙曰天子行幸所在日行在孝祥曰十洲記鳳麟洲在四海之中四面皆有弱水遶之洙曰唐

安昌郡河州里抱罕縣抱罕故羌侯也抱音孚本抱
 鼓字也太白山在鳳翔郡縣仇池在成州上祿縣山
 上有池夢弼曰山海經注豪豬能以頸上豪射人也
 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為鎧泰伯曰樂錄云蚩
 尤率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以禦
 之洙曰月窟西極也格鬪相抗而殺之曰格魯曰詩
 有杖之杜生於道
 周釋文周曲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洙曰郭中丞英父也郭知運之子子肅
 宗興師朔野英父以將門子特見任用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輝赫舊家聲
 鵬鷲乘時去驂騑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
 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

松沙皆屬點綴

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

上句有風下句傷時

古來於

異域鎮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
 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
 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
 碗出無復總帷輕如箭入昭陽至總帷金毀廟天飛
 雨焚宮火徹明采思朝共落榆楸夜同傾三月師逾
 整羣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
 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埽攬槍圭竇三千
 士雲梯七十城語不必屬隨意描畫恥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

通籍微班周行獨坐榮隨有趨漏刻短髮寄簪纓
 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
 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
 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

趙曰西山將謂英父先為秦州都督詔還加龍右節度也燁一作烜鶴曰天水郡秦州也雪山指西山也
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陳琳檄云若駭鯨觸細細趙曰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及洛陽長安此所謂奔突幽薊而觸冒周秦也
洙曰文選云上慘下黷趙曰祿山既殺慶緒為寇此所謂餘孽尚縱橫也
洙曰箭檄書箭也昭陽漢殿名趙曰漢周亞夫細柳營在長安笳吟細柳言胡人之笳乃在漢營也王
子白衣行言王子以避亂之故隱迹為白衣而行也
夢弼曰南史沈炯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

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卿之意云甲帳朱簾一葉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或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充與崔女為婚得金盃一枚事非也洙曰梁恩漢書注連關連閣也攬槍釋文妖星也上初銜下楚耕切記儒有華門圭竇注門旁箭穿墻為竇如圭墨十楚王令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漢酈食其罷歷下守備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襲齊叔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通籍通籍也微班公自謂為拾遺也詩賀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後漢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此以美英父也魏志王粲以前西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荊州依劉表漢禰衡注見前軍收復長安新律謂師律也扈從謂扈駕復還闕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鶴曰是年吐蕃遣使來請討賊且脩好肅宗遣給事

著

中南巨川往報聘楊
蓋贊巨川以行者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

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敕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

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

垂淚方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

邊酒排金盃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

慎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權可取稍礙不足氣象○趙曰往吐蕃當渡青海故
云海氣寒也鶴曰帝京氛祲滿謂京師尚未收復也
贊普吐蕃君長名洙曰漢揚雄字子雲三世不徙官
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班超家貧為官傭書父勞

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効傳介子張騫

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傳劉家

深入五溪軍沒馬援因請行帝怒其老未許之援自

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野以示

可用趙曰吐蕃聯毳帳以居號大小拂廬也莊

子鵬之從於南冥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哭長孫侍御鶴曰前有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
判官當是得武威之命未到而死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

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

深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郗詵對武帝云臣
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御史所
居之署也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趙曰漢朱博
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檀弓
注卿大夫之
墓地在九原

奉贈嚴八閣老

鮑曰嚴武時為給事中夢弼曰按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

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公時為左拾遺與武正聯兩省也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

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鶴曰漢舊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然則給事中何以得云登黃閣蓋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

書令參摠而顯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掌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黃閣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鶴曰時賈至為中書

舍人嚴武為給事中又按公是年六月薦岑參狀左補闕乃韋少遊裴薦也

田園須暫住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

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處聞

晚行口號

鮑曰公時家在鄜州有墨制許往省視○八月自鳳翔還鄜州及扈從還

京作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饑鳥集成樓

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摠還家尚黑頭

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者一

梁字而不勝其愧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趙曰三川鄜州縣名也夢弼曰江摠自摠持在陳掌東官

管記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陷入隋為上開府復歸老江南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

至淺淺者亦自喻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

頭愧野人

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

喜小既微大亦宜然

徒步歸行

公自注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鄜州作會言曰特進李嗣業也特

守鄜州公經途作此贈之就其借乘馬代勞往鄜州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

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

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

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擬

上追風驃

謂家人望其歸須借馬馳去○宋曰論交一作論心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

同調師曰擬馬槽也修可曰崔豹古今注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廣韻馬黃白色曰驃希曰按李嗣業傳

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至賢於數萬眾以為前軍收長安嗣業忠教憂國不計居產前後賞賜皆

以助軍有宛馬千疋

玉華宮

夢弼曰按唐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皇谷寰宇記正殿覆瓦餘皆葺茅

當時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也師曰自此詩以下至羌村乃公趨鄜路紀所經見兼述抵家情

况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

哀思苦語轉換簡遠有長篇餘韻未更自傷非意所及

陰房鬼火青，壞道衰湍。

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為黃土，况乃粉黛。

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

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起結淒黯讀者殆難為情。梅聖俞曰：玉華宮

近有晉符堅墓前右溪曰醜醜，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散。夢弼曰：淮

南子人血為燐，許慎注兵死之血為鬼火，燐者鬼火之名。深曰：莊子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故聞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注籟，籟也。夢弼曰：美人言殉墓木，備也。公詩末

意蓋傷苻堅安在，美人已化為黃土，是以憂來浩歌揮淚盈把，又自傷在征途間，豈能長久者乎。

九成宮

夢弼曰：按唐志，九成宮在鳳翔府麟游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正觀間修之，以

避暑，因更名焉。山有九重，故名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并畫地形曾宮憑風迴，岌業土

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雄稱其陽產靈芝，其

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嶮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

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

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

是雕墻後。感嘆之尤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

守太白，駐馬更回首。夢弼曰：曾與層同迴，一作迴岌，逆及切，業逆怯切，岌業山貌，張

狩

上詩集註

卷三

三

衡西京賦狀巍峩以岌業宋玉風賦夫風起於青蘋
 之末盛怒於土壤之口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
 又飛陛揭嶒魚列切鶴曰唐志云九成宮周垣千八
 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嘗臨幸舊
 史志云九成宮總監一人副監一人丞一人錄事一
 人府三人史五人洙曰周穆王遊於崑崙山見西王
 母與宴於瑤池之上王元長曲水序穆滿八駿如舞
 瑤水之陰書峻宇雕墻趙曰守音符太白山名守之
 為義言肅宗在鳳翔也夢弼曰天王守太白與春秋
 狩于河陽之義同也五代晉開運三年官書本及晁
 以道本
 並作狩

羌村三首

夢弼曰邠州圖經州治
 洛交縣羌村洛交村墟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隣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更字正合反聲○當時適然千載之淚常在人目詩
 三百不多見也○馮曰赤雲西峯返照雲漢皆赤色

洙曰班孟堅西都賦巖峻峭
 碎金石崢嶸注崢嶸高秀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憶昔好追涼故遶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

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洙曰禾黍一作黍稷又黍
 徐魯曰糟牀即酒醅也

羣鷄正亂叫客至鷄鬪爭驅鷄上樹木始聞扣柴荆

父老四五人問我父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

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

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北征鶴曰公自鳳翔還鄜州此詩述在路及到家之事當是九月作東坡曰北征詩識君

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詩眼

日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

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

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

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

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

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

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

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

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

郊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長篇自然不可無此。愁

篇興 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坡陀望鄜時，谷巖互

致篇興 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坡陀望鄜時，谷巖互

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鳴鳥鳴黃桑野鼠拱
 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
 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况我墮胡塵及歸盡
 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
 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
 不韞牀前兩小女補綻纒過膝海圖圻波濤舊繡移
 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
 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黑亦解包衾裯稍
 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

手扶移時施朱鈿狼籍畫眉開生還對童穉似欲忘
 饑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
 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非征精神全得一段
畫意他人寤態有甚
不能自言又
羞置勿道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
 旁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
 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
 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
 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
 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

正氣有肅殺禍轉正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

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菹醢

同惡隨蕩折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周漢獲子興

軍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

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闈都人望翠華

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埽洒數不闕數音朔謂每有喪亂終必

反煌煌大宋業樹立甚宏達夢弼曰東胡指安慶緒也時慶緒弒其父祿山

而襲偽位矣詩行邁靡靡注猶遲遲也洙曰回首鳳翔縣時肅宗在鳳翔也希曰邠郊謂邠州地乃涇水

之所通也鄭曰橡徐兩切椽實也希曰桃源在邠州夢弼曰邠音孚邠州也時諸市切祭天所也前漢郊

祀志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於地止於鄜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馬洙曰潼關哥舒翰所守

師敗而降夢弼曰公言妻子寒凍以海鬻舊繡為小兒祖衣故波濤為之坼繡紋為之移天吳及紫鳳之

類或顛或倒也趙曰天吳海嶠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山谷云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黃見山

海經夢弼曰至尊謂肅宗也左傳天子蒙塵于外回紇或作回鶻非蓋德宗時方請易為回鶻也洙曰送

兵五千人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趙曰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言回紇助順主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

然時議恐畢竟為害所以氣欲奪也希曰書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夢弼曰青恒碣石皆東北之地言自此

可以畧定矣定功曰酉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言世事乖者

稱狼狽洙曰褒姒褒姒如已也此言誅楊貴妃也魏泰道輔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白禹

錫云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樂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

上守美生 卷三 三

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
 章體裁而造語恣拙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此
 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菹醢同惡
 隨蕩折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乃明皇鑒夏商之
 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無預官軍也胡仔元任曰
 褒姒周幽王后也夏字疑悞當作商周魯曰宣光指
 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也東坡志林曰北征詩云桓桓
 陳將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
 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洙曰大同白獸皆
 禁中宮殿名也夢弼曰考之唐志無白獸闕之名豈
 假漢白虎門而言之乎鶴曰賦有白虎殿唐高祖名
 虎故改曰獸洙曰同馬相如賦建華之旗園陵天
 子所葬之處也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昭國西營

洙曰時官軍苦於長安之西言休昭為征夫見月而感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鶴曰按史是年九月丁亥以廣平王

倣為元帥司空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之北澧水之東與賊戰斬首六萬賊大潰癸卯大軍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

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

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五文本不可省與花溪同

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

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

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鋌開雪色

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

已是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

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

騎突劔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

準燕獻香醪獨欲一日親見不可得想像欲狂○本

擬汴曰京縣者京師之縣也時王師至安慶緒奔於

陝郡趙曰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海

之中異苑拍謙太元中見有人皆長寸餘被鎧持槊

地中出緣執登竈蔣山道士令以沸湯澆所入處

泉不復出因掘之有劍許大蟻死在穴中希曰後

第五倫使謝夷吾收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無所

假息非刑所加至月餘長果暴卒鶴曰舊史御帳殿

受朝賀蓋行幸時以幄帟為殿也趙曰玄冕卿大夫

之服深曰周禮以車轆為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

著白袍前漢書出稱警入稱蹕止行人也洙曰羊腸

坂在大行天下之險也崔豹古今注高宗有雉雛之

祥服章多用翟羽故天子有雉尾扇長安近地有五

文原時賊退敗故云壘壘空也關內入水涇渭澶灞

澤高澧瀟散風濤言寇亂漸平也趙曰元帥司空詳

見題下注夢弼曰漢蘇武使匈奴杖節牧羝北海上

北時集注

卷三

三五

言其利也古云吹毛之劍漢董卓傳呂布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裳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為下殿走舊嘗不滿此語以牧京言

之尚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

廟畧更與萬方初洙曰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一作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夢弼

曰說文除殿陛也洙曰世說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漢武紀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但仙人好樓居於是

上令長安作蜚廉挂觀甘泉作延壽觀焉師曰玄宗好神山故有此句洙曰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

之政徃是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焉喪其天下焉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

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

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王制天子七廟趙曰兵謀謂之廟畧蓋謀於七廟之中也夢弼

曰更平聲與民更始之義也

生意其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沈痛敦厚讀之墮淚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霽

灑望青霄希曰嵇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洙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鶴

曰是年十二月戊午朔肅宗御丹鳳門下制大赦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漢高祖時戚夫人以寵將移動

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四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

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澤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鮑曰羽

士詩集注

卷三 三百

翼懷商老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猶商山四皓
輔漢太子也文思憶帝堯謂玄宗禪位猶堯授舜也
湯罪已其與也勃焉

汗馬收宮闕春城鏘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

不言宗廟而顛覆之感收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

復之幸具見非強點綴者

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情至藹然喜未有極願

尤有味○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鄭曰鏘楚

酸切平也洙曰詩杖杜勞還役也禮月令仲夏之月

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漢叔孫通傳古者有春

潼關吏

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潼關翰失守為賊所敗暨收復

長安增修扼險焉是詩乃公歸京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

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

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

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夢弼曰草草勞苦貌詩勞人草草薛曰世說云若湯

池鐵城無可攻之勢夢弼曰列戰格即列柵也洙曰

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夢弼曰哥舒翰與賊戰

於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戰遂為賊所乘自相踐蹂

上寺集注 卷三 二五

是以敗績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注今潼關是也要我之要音於宵切

留花門

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言花門正指回紇也

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為京師近輔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而深言其為農桑

也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

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脩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

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

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

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

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

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宋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夢弼曰匈奴舉事常隨日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前漢匈奴傳贊曰周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所作疾而歌之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猶至于太原言逐之而已贊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宋曰前漢西域傳漢建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為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土詩集注

食兮酪為漿居常憂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趙曰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洙曰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今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鶴曰左輔注見前題夢弼曰酈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雪其上今花門屯左輔近於太白山矣或謂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讀者謂止言其多爾如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渙然夢弼曰擻匹茂切上林賦奔騰擻烈本一作滅沒正異作擻揆洙曰太行山名丘希範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塞蘆子

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以備吐蕃夢弼曰延州乃秦地之北門去州百

八十里有里門山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葫蘆也鶴曰時官軍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懼有乘隙而入者故有此作又按是年冬史思明率高秀巖以所部來

降是詩乃作於未降之前也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

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嶠函蓋虛爾

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

岐有薛大夫傍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

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閣胡行速如鬼

鶴曰張說嘗為朔方軍節度使巡五城措置兵馬按唐舊史注朔方節度所管有定遠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官軍唐開拓邊境連西域皆置都護府州縣又置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竟召吐蕃之禍焉洙曰史思明雜種

胡人也時隨安祿山反河陽據懷衛二州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時為史思明偽河東節度將兵西嚮山海經大荒之野雍州有峭函之固謂峭山函谷即長安也鶴曰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仙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嘗敗安祿山遊軍夢弼曰昆戎即吐蕃也兩寇謂思明及吐蕃也時連結入寇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

闕為面別情見于詩趙曰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偽授虔水部郎中因

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宜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即

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

鄭公擣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

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

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洙曰擣散

合世用也擣散字見莊子

瘦馬行師曰此詩為房琯作琯喪師陳壽斜罷相出為邠州刺史時論多惜之謂其可

以用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節肆兀如堵墻絆之欲動轉欹

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眾道三軍遺

路傍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年奔波

逐餘寇驂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廐馬惆悵恐

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

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為伴日

暮不收烏啄瘡哀窮悼屈亦須痛快得意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

明年春草長展轉沉著忠厚惻怛感動千古洙曰郭

墻沈曰律兀骨高貌碑郎兀切洙曰唐令諸掌牧馬

以小宮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解以監名依左

右解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

左解解膊駟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

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右頰夢

飛黃神馬也龍翼馬身昔黃帝乘之登仙芻曰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洙曰頰延年楮

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畫鵲行

高堂見生鵲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

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

鳥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

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

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願步獨紆鬱

夢弼曰拘攣謂以條拘繫之洙曰支道林好畜馬云貧道重其神俊舞鶴賦歸人寰之宜卑又云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詩鬱紆游子情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

草漏洩春光有柳條小兒語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大家數

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鑿下九霄唐志

蓋草乃忘憂草今俗云萬年韭霜雪不凋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政殿

趙曰唐志曠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鑿所以盛之也

杜工部詩三卷補遺

悲陳陶曹常之詩話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瑄之敗也

敗尤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子美深悲之子美為右拾遺會館罷相上疏力救瑄肅宗

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

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瑄未相日所談皆事變一朝陳陶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出

嗟咨則老杜救瑄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送孔巢父歸江東曹常之詩話云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李白嘗受璘辟為

府僚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

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李

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黃常明詩話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寧

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哭長孫侍御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以此詩為杜誦作詩中賦頌作雅舊乘驄作屢乘

驄蕭瑟作蕭颯

玉華宮

容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

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
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
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
離黃州詩偶同此句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
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寫中流望赤壁石脚挿水
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隣里通
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灑篙工起鳴舷輕櫓
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
固似之矣讀

北征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
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
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
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公自注舍人先世掌絲綸夢弼曰賈

至字幼鄰父曾嘗於開元間掌制誥至從玄宗
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當譔冊既進冀帝
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
之兩朝盛典出御家父子可謂繼美矣鶴曰長
安志東內有大明宮會要云貞觀間營永安宮
後改名大明宮又改名蓬萊宮咸亨初改蓬萊
宮為舍元殿復改為大明宮○乾
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作

催

五夜漏聲吹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

動宮殿風微燕雀高

壯麗自是若非微字清灑
不免癡肥矣謾發此義朝罷

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

上于今有鳳毛涿曰類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

丁夜戊夜又謂之五更皆以五為節也希曰漢儀中黃門持五夜師曰箭乃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涿曰

天子之門九重昱曰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時可曰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

安王常侍王母殺叔儀卒超宗作諫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東坡志林十言之偉麗者

杜子美云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

至歐陽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今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

矣小生亦云今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耳泉宮亦庶幾焉爾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

青瑣百轉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

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主

王維和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夫閭闔開

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

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岑參和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金鑲曉鐘開

滿

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
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胡仔曰老杜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為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佳絕今蘇臺閣中杜工部集本不附此三詩惟錢塘舊本有之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夢弼曰長安志唐內大明宮正殿曰含元元口

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明會宣政殿朔望御紫宸殿曰御宣政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掖稱鶴曰舊史含元殿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公為左拾遺鴈門下故曰左掖

大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

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鵲亦

多時佳處自在可想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赤羽旗以赤鳥羽為旗也霏霏一作微微曲禮主佩垂則臣珮委蓬萊宮名即大明宮趙曰漢有鳩鵲觀在甘泉宮蓋借以比當時之禁掖也鳩章移切珠曰青瑣謂省門也以青畫戶邊鏤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

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春容富麗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

喜近臣知意外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稀聞本作聲聞先生手定作稀聞珠曰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趙曰唐制左拾遺隸門下省而門下在

東故曰東省時公為左拾遺夢弼曰夔龍舜之二臣也晉荀勗罷中書監云奪我鳳凰池蓋晉人以中書疑遂比天上鳳凰池謝玄暉直中書省詩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文昌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廷惟拍槐樹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晚出左掖

畫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入焚諫草焚諫草者不欲

人知也然使人知其焚藁是猶欲知也雖焚藁亦不

馬欲雞栖結語讀之數過款款忠實謂為日夕淺耳

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注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趙曰傳呼淺謂傳呼在晝不

若夜之遠也洙曰高士廉每有獻納必焚其藁夢弼曰晉羊祜皆傳嘉言謹議焚其草故世莫聞希曰唐

馬周焚章表魏陳羣每上封事輒削其藁洙曰文選雞登袖而斂翼師曰詩雞棲于埭日之夕矣公言騎

乃日將夕也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

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老健有情此非旌旗日腐儒衰

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

愧比雙南金

夢弼曰埤避移切又皮靡切掖乃省中左右掖也垣埤皆牆也高曰垣低曰埤

謂垣之竹埤之梧皆長十尋也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注洞門謂門之相當也山谷曰唐省中皆青壁畫雪珠曰腐儒字見漢書通籍注見前詩退食自公又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趙曰公時為拾遺故用補衮事洙曰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春宿左省

鶴曰公為左拾遺屬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

風連西極動二動字相近

星動較奇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

封事數問夜如何

夢弼曰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戶本草珂貝類可以為馬飾通

俗文曰馬勒飾曰珂按唐車服志五品以上有珂傘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四

品已下去通幟及珂師曰玉珂導者所鳴之珂或云馬非鶴曰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時公為左拾遺

送賈閣老出汝州

鮑曰賈至為中書舍人出守汝州按肅宗紀二年九節度

師潰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而傳不書隱之也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是送同省艱難歸故里去住損

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

毛侵

趙曰賈歷中書舍人而省在石華門西故曰西掖鶴曰艱難歸故里蓋賈乃河南洛陽人而汝

州唐屬河南道與河南府又為鄰紫邏汝州山也宋曰青門長安東城門也邵平種瓜青門外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師曰昔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接為太守事二毛注

前見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公自注相國制文

冠冕通南極體大文章落上台語壯而險詔從三殿去碑到

百蠻開柔優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驛程旅館不知

滄海上天遣幾時迴愛之望之祝之願之趙曰冠冕

洙曰文章落上台謂相國製文也夢弼曰南部新書

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面亦以三殿為名李肇

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

樂天為翰林學士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詔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鷓滿晴沙隊仗起富自知白髮

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迹此身那

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夢弼曰鷓

古肴切鷓子盈切鷓苦奚切鷓恥力切正作皆水

鳥也近侍公自謂為左拾遺也此身那得更無家謂

前此轉從賊中寄家鄜州嘗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

既復聚故喜而言也丈人謂鄭八丈也才力本作文

力下園刊作才力青門種瓜注見前

此勉鄭文出仕未可學種瓜而隱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鍾情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

語別

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

一片花飛減却春

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小縱繩墨最是傾倒江上律詩不甚縛律者

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警策之至可以動細悟不特麗句而已

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趙曰富貴之家塚前有石麒麟一枚各刊

雜記五柞宮西青梧觀栢樹下有石麒麟一枚各刊其駒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五

尺左脚折余曰絆音半馬繫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創出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

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落落

如不經意而首尾圓活生意自然有不可名言之妙疎曰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債

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緼袍償之古詩云典盡春衣無可奈尋常

行處欠人錢鶴曰賈誼傳彼尋常之汗漬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以對七十然江南逢李龜年

詩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又未嘗拘以數對也尋常幾度皆俗語希曰詩老夫灌灌毛傳

云灌灌猶款款也洙曰馬少伶春日詩云傳語風光道先歸何處邊公蓋用之言相與賞詵莫相違戾此

得非語同舍郎乎王彥輔塵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間相唱和其詩有縮霧

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著雨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

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蓋有家法矣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

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四句亦自恣肆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

真與世相違更情笑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春殿

一作宮殿趙曰死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井
夢弼曰第二三句楊自對桃白白自對黃謂之自對格
鄭曰判普官切正作拚夢弼曰世說王子敬拂衣而
去李商老曰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
迹其初二云桃花欲共揚花語自以淡
墨改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

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

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洙曰開元

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諱焉芙蓉城
連曲江師曰唐諱虎故改龍武軍為龍武鶴曰如舊
注則不見新軍別殿之義案志至德三載左右神武
兩軍賜名天騎今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又志云美
蓉園在京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有殿而曲江又連
芙蓉苑駕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詩云江
頭宮殿鎖千門是也鶴曰按貞元間中書門下奏云
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下於曲江合宴此
賜金錢會也漢紀注凡言黃金者真金止言金者錢
也趙曰醉佳人傍者蓋曲江宴時賜大常教坊樂也
樂器有名錦瑟者猶
寶瑟瑤瑟之謂也

晦日尋崔戢李封

鶴曰正月晦日也唐貞元前
以正月晦日為令節詳見樂

遊園題注

朝光入甕牖戶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

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
 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
 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況因令節求
 李生園欲荒舊竹頗修修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
 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寫得濃至未知天下士至性有
 此不草牙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
 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孰醉為
 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
 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閑處復得一語

庶用慰沉浮夢弼曰記儒有環堵之室蓬戶以甕為牖洙曰語寢不

尸黃曰陶潛夜行途中詩昭昭天宇潤夢弼曰出門無所待謂不待車從也趙曰張平子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夢弼曰帝王世紀女媧氏沒有大庭氏至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皆襲庖犧氏之號曰炎帝漢書音義黃屋車上之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為裏也洙曰晉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漢紀南郡獲威鳳為寶晉灼注鳳之有威儀者也夢弼曰荏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張華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公自注程携酒饌相就取別鶴曰按唐六典太子左

右衛率府有錄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付勾稽本隋置唐因之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
 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
 便承千載得鮑叔未契有所及意鍾老柏青義動修
 蛇蟄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畧百憂復
 相襲內愧突不黔庶羞以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
 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澀東風吹春冰泱莽后
 土濕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聞呼向
 禽急甚自矜重相愛至此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鶴曰按詩李尊師玄都道士也長安子午谷有

玄都壇又會要云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

髮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手呼兒延入
 戶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猶疑忽若無
 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
 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
 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
 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淡來悲風邵伯溫聞見錄云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
主子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
 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
 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
 公賞其辯東坡志林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
 壯詩集注

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
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
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畫哉又云元祐五年
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碁極有妙語
予雖不通此伎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
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
者此其所以獨苦也又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多事
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皆量已力以致
功常積情思數十年然後各自名家今人不然未
小得於已高視前人自以為無敵然知音之難萬事
悉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舉世莫
知者此所以為獨苦歟夢弼曰前漢王貢傳序漢興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
世避而入商維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又皇甫謐高士
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
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
大富貴之留人不
如貧賤而肆志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鶴曰鄭駙馬即潛
惟韋曲地在長安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
綠樽須盡日白髮好禁春

反覆有味石角鈎衣破藤枝刺眼新
何時占叢竹頭戴小

烏巾鄭曰綠龍王切本作醜美酒也趙曰沈休文詩
憂來命綠樽鄭曰禁車吟切勝也刺七亦切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
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

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
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鶴曰岑試大理評事攝監
察御史公同遺補薦其識

度清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
充近侍當是薦後除參補闕也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
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葉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住一作往師曰參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公為拾遺屬門下居左署左為東而右為西故云歸不同也

復曰唐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裴炎為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參時補闕在右掖故云

隨丞相後也長安志含元殿前有日華門東有門下省公自拾遺在左闈故云住日東華也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

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

書稀

奉贈王中允維

夢弼曰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陷長安迎置洛陽迫

為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工皆泣維聞甚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以詩

聞行在肅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自中允三遷尚書右丞維有別業在朝川鶴曰唐志左春林

中允二人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

陳琳猶有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

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趙曰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率官中文武千餘

人營於朱雀橋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此言王維初以祿山之脅受偽命肅

宗後之釋其死下遷中允朱曰陳琳避難冀州袁紹初使典文章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

反議曹公父子後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趙曰此言王維在賊中祿山大宴梨園樂工皆泣維賦

出寺集生

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矣鶴曰新舊史皆載
玄宗出幸維扈後不及為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偽稱
瘴病今日一病者正言維也帥古注以為公自言得
肺疾只因思君之故非也自維陷賊中至此已三年
言維戴君之心未嘗有二故終以白頭吟喻其不改
節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妾卓文
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感之乃止其詞云淒淒
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

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鶴曰江寧

郡唐為昇州公開元未嘗遊此夢弼曰瓦棺寺
乃薦福寺也晉時有僧嗜誦法華經及終以瓦
棺葬之後生蓮花二朶於墓其根自舌頭而出
因號瓦棺寺京師寺記曰與寧中瓦棺寺初置
曾眾設齋請朝賢注疏顧長康注百萬及請勾
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月餘盡維摩

一軀工畢欲將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山謂
看者請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
例請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
者填噎俄而果得百萬也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慈顏赴北聖朝新孝理祖

席倍輝光內帛擊偏重宮衣著更香淮陰新夜驛京

口渡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

酒賽城隍賽城隍俗禮賦亦及此若看畫曾飢渴追

蹤恨森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泚曰一云天語

北堂鄭曰淮陰楚州也京口潤州也泚曰雞人宮中
司曉者言許歸江寧隔雞人之聞矣秋期燕子涼相
期秋時而還也一云竹引趨庭曙山添扇枕涼十年
尚父老幾日賽城隍夢弼曰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顧
上詩集注

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阿含經曰金沙地下便是金粟如來今云金粟影即維摩圖也維摩居士乃是過去金粟如來○賽城隍本作樂城隍先生定作賽

因許人奉寄江寧吳上人

不見吳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

否老去新詩誰與傳碁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

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良晨只醉眠幽一作尋

氏要覽袈裟者從色彰施也梵言迦羅沙曳華言不正色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得蓄當壞作迦沙葛洪撰字苑始添衣字言道服也

憶弟二首

公自江時歸南陸渾莊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

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謂其弟如狂催我走也其

病去體真難言之情也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節曰濟州屬山東鄭曰禹

貢有濟河此因水名州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二年望汝歸

故園花自發春自鳥還飛斷絕人煙又東西消息稀

洙曰河南東都也時安慶緒棄走河南已復夢弼曰鄴城相州也為安慶緒所據九節度以兵圍之鶴曰

以弟在濟陽故喜河南之定也

得舍第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卒然喜恨之意備此兩言弟言他鄉之勝而故鄉之

亂可直為心厄苦スル又念與存亡汝書猶在壁汝妾已

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牀創意若甚亦不可讀

謂妻去室也夢弼曰晉陸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機在洛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夢弼曰波唐書李府字公

郎官柳宗元先友記舟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謫姪出為刺史廢痼卒李肇國史補李府嘗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洞孔生西方

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代非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驎兒尤異是龍脊

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哲

十五富文吏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

眾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

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

倚門固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

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

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爛漫似別意是汗漫

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金函籍小來習性懶晚歲
 慵轉劇每愁悔各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
 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野慘澹
 如荒澤老鴈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
 新羽翮長雲濕袞斜漢水饒巨石無令軒車遲衰疾
 悲宿昔夢弼曰代山名豪大也溼於角切注於瓜切
豎曰有君子白哲鬚秦曰二男兒公自言其子宗文
宗武也鶴曰是年京師始收復詔免陷賊州三歲挽
天下非租庸無輒役使故云荀姓安宅也趙曰列女
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著五色絲衣臥地為小兒啼戰
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
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洙曰詩白華

孝子之潔白也夢弼曰咸陽即長安也太夫人譚舟
之母也汝翁謂舟之父也趙曰後漢尚書郎直宿於
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詔出語為詔令在唐
則中書舍人也晁曰凡掌制詔必有草故謂之起草
夢弼曰公時為左拾遺得通籍省通籍義注見前
洙曰易繫辭吉凶悔吝生乎動乾卦夕惕若厲無咎
黃常明詩話數物以箇謂食為喫甚近鄙俗獨杜屢
用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翠柳却遶井邊添
箇箇送李校書云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又樓頭
喫酒樓下臥但使殘年飽喫飯悔實許同朱老喫蓋
篇中大槩奇特可以映帶者也洙曰老鴈公自喻時
燕喻李校書也趙曰緒白馬賦別輩超羣絢練夔絕
注絢練疾也修可曰袞斜漢中谷各谷南口曰袞北
口曰斜首尾七百里鄭子真耕谷口在此漢順帝罷
子午道通褒斜路斜余遮切鶴曰禹貢嶓冢導漾東
流為漢注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
東行為漢水洙曰古詩思
君令人瘦軒車來何遲
士詩集注

偏側行

公自注贈畢曜彦輔曰一云他他行詩中亦作他他偏側字出西京賦駢闐偪

易夢弼曰畢曜有文集行于世與公相善為詩酒之交上林賦偏側心節注相迫也

偏側何偏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隣里間十日不

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

無業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

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

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

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

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

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

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希曰實不

又非關足無力梁莊肅家本無實又二字夢弼曰請

急謂請假也朝省官出入於禁門首有簿藉載姓名

掌門者會驗名籍得以通出入也洙曰韓集感春詩

注辛夷樹最高江南地暖花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

初發如本筆北人呼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夢弼曰

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趙曰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

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

之丁引此詩以對上大喜曰子美詩真可為一代之

也史也
題鄭十八著作文

鶴曰度以至德二載各貶台州司戶○傷悼之作謂之題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

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

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舞相拽蓋實事恨水

愁亭能語耳賈生對鵬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

公懷直道也露新國用輕刑補衡實恐遭江夏方朔

虛傳是歲星此語深悲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

螢也洙曰第五橋皇子陂皆在長安城外乃會別之地也夢弼曰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有鵬飛入誼舍

誼自傷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此以比虔之遷謫也漢蘇武為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羝北海上

武杖漢節牧羊留十九歲而還此以比虔為賊臣所劫而不附賊也卞圜曰也露新國用輕刑也音夜深

曰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典夢弼曰漢補衡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後為江

夏太守黃祖所殺注詳見前按鄭虔初有告其私撰國史坐謫十年至於賊中被囚幾死而又貶故憂其

如補衡之遭殺也神仙傳說上據箕尾為歲星降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星武帝內

傳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上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此言以虔之才

而不見用於當時也洙曰晉車胤貧不得油夏月囊螢照書讀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

苦心怨調使人淒然終鮮之痛憐於春令死喪之喻○未有如此句之苦者非深痛不能道骨肉

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洙曰周景

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株
 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况我而殊哉又陸士衡豫
 章行三荆歡同株注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二人
 欲分其夜庭前三荆便枯兄弟感嘆遂不分樹復榮
 茂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宗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
 莫風眼如懸河决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官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

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

宋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夢弼曰江
 淹字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按玉嘉後集有曜
 詩二首趙曰唐中宗嘗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公蓋
 用此言已與畢各有子以傳其家學也舊注引伯道
 無兒事非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

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

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

斗上捩孤影嗷嗷來九天脩鱗脫遠枝巨顛坼老拳

此奇事適使
 子美聞之 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

飽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

决意貴目前茲實鷲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

用捨何其賢近經瀾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

炯
異作
炯

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時間。聊爲義鷓行。

永激壯士肝。趙曰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鄭曰振練結切。切振也。敷古弔切。深

聲也。孝許交切。時可曰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漚麻池。日相歐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譴引陽臂笑曰。孤往日

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夢弼曰。劉禹錫嘗曰。作詩用假字。須有出處。嘗讀杜員外巨額。折老拳。意恐無

據及讀石勒傳。乃知子美豈虛言哉。洙曰。鷓擊鳥。鷹鷄類也。詩兄弟急難。鶴曰。滴水在長安杜陵。滴以律

切。洙曰。藺相如怒髮衝冠。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鄭曰鄠縣屬長安鄠侯古切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

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

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鴛鴦輩。自傷所

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

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

東行。鳳臆龍鬣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余曰秦欲

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纔通。遂伐蜀取其

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希曰。按唐志。金牛漢中縣名。余注乃楊雄蜀土記所云也。趙曰。肅宗卽位。靈武

故迴鞭見天子。則自漢水而來。靈州急難材。如劉備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牢之馬

跳五丈。澗以脫慕容垂之逼也。伯樂相馬。經耳欲脫而小。如削筒。洛陽大道。時再清。謂已收復東京矣。沈

相馬。經鳳臆龍鬣。言馬骨如鳳馬。鬣如龍。真良馬也。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謂亦與賜衣之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

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

短賜衣孰非如此別是看得終身荷聖情夢弼曰說

也好寫得著故自濃厚耳杜詩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

清自天當暑乃全話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

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矣

酬孟雲卿夢弼曰表郊其澤謠陶峴彭城子孫

三舟一自載二賓客三飲饌與進七孟彥深樊

是也又有湖城遇孟雲卿詩鶴曰時公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雖袞袞告別莫忽忽

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趙曰袞袞相繼之意字出晉書張華讀史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

自從左拾遺移華州祿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

悲往事下園曰西京記長安西域有門三中曰

州司功參軍鶴曰按史雖不載移祿月日而公

集有七月伐華州郭使君進滅寇狀矣○乾元

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以事之東都以

來所作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

近待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趙曰公昔由此道而歸鳳翔是為歸順時正值胡在西郊也夢弼曰近待歸京邑公言為在拾遺從還京師移官豈至尊言移官非天子意乃讒邪毀傷之也師曰漢武帝宮中有千門萬戶

題鄭縣亭子鶴曰鄭縣隸華州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馮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

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

趨入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夢弼曰嶽神蓮謂西嶽

蓮花峰也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因名華山

陝華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是也長春謂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去鄭亭子才一舍耳

望嶽鶴曰西岳在華州

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峰羅立似兒孫奇安得仙人九

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

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夢弼曰峻力膺

切嶒才登切山貌列仙傳王烈曾授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杖行地馬不能追三峰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為玉女洗頭盆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下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趙叟曰華山記箭栝峰上有穴

士詩集注

卷四

二十一

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洙曰白帝西方之帝趙曰梁昭明太子詩降道訪真源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此與天曆三年調玉燭又別對食暫食還不能

每愁夜中自足蠅況乃秋後轉多蠅本屬無稽筆縱至此束帶

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

得赤脚踏層冰趙曰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食蠅者螿中中原有之南中無有韓退之

請南方及其歸也有詩日照壁喜見蠅則每以得歸為念故喜蠅許竭切一作長愁夜來皆是蠅洙曰簿書期會字見漢書夢弼曰東方朔神異經云北方有層冰萬里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

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

凡詩未嘗無所託第不如註者之謬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

白露暗滿菊花團句句欲比却如何處此結句夢弼曰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

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魏泰曰夏鄭公疎評老杜初月詩微升古色外已隱暮雲端以為意主肅宗鄭公善評詩者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鶴曰時安西節度李嗣業也通

監是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魯靈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以李光弼王思禮助之時安西又更各鎮西夢弼曰關中即長安也春秋元命苞秦川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

四鎮當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

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

鶴曰舊史地理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國故謂之四鎮夢弼曰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洙曰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著直略切

青真不在眾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

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第言令肅亦不足道竟日留歡樂城

池未覺喧

九日藍田崔氏莊

鶴曰藍田在長安之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

帽笑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

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此詩經誠齋說盡舊

曾手寫誤作好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其妙○洙曰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夢弼曰列子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洙曰晉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為文嘲之三秦記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溪谷之水為藍水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因名玉山

土詩集注

卷四

二十三

晏日兩峰指秦山華山謂玉山與此二峰峙立也夢符曰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後山詩話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曾中度世耳誠齋詩話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惟杜子美九日東坡煎茶二詩耳如子美九日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才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我者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將一事番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番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向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則意味深長幽然無窮矣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

響落日更見漁樵人

漸覺渾成天趣自見○杜盤剥詩七言每縱亦是一體

白鷗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

門空閉鎖松筠

因草堂念維本是藹然悄語少故若予古耳夢弼曰長安志藍田縣東有

白鷗谷谷有翠微寺谷口出栗又縣南有青泥水魏

署青泥軍水經注青泥驛在縣郭下鶴曰王給事王維也舊文載維為太子中允復拜給事中晚年得宋

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詩意謂維有此別墅却再仕朝廷遂令門鎖松筠不如我之放蕩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

鶴曰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輔國惡其

太子少詹事

安穩高詹事丘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疎

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洙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夢弼曰李令伯陳情表臣本圖宦達洙曰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上有繫書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沙礫長林何蕭蕭秋草淒更碧

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締絡

洙曰左太冲詩南隣擊鍾磬北里笙竽葛之細曰締籠曰絡

獵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駢弓金爪鏘白馬蹴微雪

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洙曰秦武安君白起長陵人也頭小而銳趙曰詩明發不寐夢弼曰詩駢人角弓一作解思營切角貌鏘丁歷切矢鋒也金爪鏘言箭鏘之利如金瓜然蹴子六切蹋也詩並驅從兩狼兮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

前列其才後惜其勢洙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傳勝不受王莽召不飲食而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虘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其年非吾徒也洙曰故事凡拜相府縣載沙填路自宮城至其第

土詩集注

卷四

二十五

名沙堤東坡志林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候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杜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特所憐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

忽看皮寢處無復晴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洙曰曹操縛呂布布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也立之曰左傳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

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

曠然世外之見沈著痛快夢弼曰吳志諸葛恪傳吳孫峻殺恪以韋席裹其身而築粟其鬻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遣興三首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

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洙曰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飈

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顧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

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

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

也樹羽旌旄也漢志成臯屬洛陽

賡阮隱居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

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

清詩近道要識字用心苦尋我草逕微褰裳踏寒雨

更議居遠村避蹈其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

慶弼曰晉阮藉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其族系盛號為南北阮當世推為人物第一鶴曰陳留乃汴州塞上

喧

謂秦隴今阮助居于塞上而陳其父祖之所出也夢弼曰高士傳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沒人記儒有環堵之室公詩意謂車馬往來唯入鄰家而助之室但環翳蓬蒿耳洙曰劉棻從楊雄學作奇字劉歆觀之曰空自苦夢弼曰唐人詩多綺麗惟助詩有理趣蒙曰助善篆隸故云識字用心苦字一作子洙曰箕山穎水許由巢父隱處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作

奉寄兩院遺補

去歲茲辰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

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

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鶴曰杜審言守歲侍

宴應制詩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此用
 其意與字余曰唐上官儀傳筵羽鶴鷺洙曰欲知趨
 走傷心地言為華州掾趨走參謁郡將也正想氤氳
 滿眼香懷想御爐之香烟也趙曰詩東方未明顛倒
 衣裳公言行後之迹也山谷曰至日詩愁日愁隨一
 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
 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
 至後日晷增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此說為是○憶
 認一作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烟

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

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白滿山趙曰唐拾

諷諫洙曰漢高祖隆準而龍顏鶴曰唐儀衛志朝日
殿上設黼辰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

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趙曰時公在外不
 得預至日朝賀思憶去年為拾遺供奉故為之腸斷
 也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本吐
 詩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

宿宴飲散因為醉歌夢弼曰按唐志湖城縣屬
號州地有鼎湖即黃帝鑄

鼎于此也趙復曰公昔冬涉春出潼關
東征洛陽道而史不書豈以公事行耶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北一開

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為地主嬾迴鞭轡成

高宴劉侯歡我携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

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昭室紅爐促曙光縈窈素

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
 驅車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
 樹雞鳴淚如綫趙曰左傳地主致餼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
 之及三舍夢弼曰是年九月九節度兵伐賊安慶緒
 于鄴故云趙曰寒盡春生洛陽殿使謝惠連春生鳩
 鵲句法夢弼曰長安乃西京有九衢三陌洛陽乃東
 都也洙曰張衡古別離曲鷄鳴庭對枝客子振衣起
 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
 止夢弼曰綫一作霰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夢弼曰唐志閿鄉縣屬陝州

關在其邑閿音文又音民字正字閿後漢建安中改作閿趙叟云閿鄉度湖城兩舍經閿鄉湖城公曰南邁也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
 得鑿冰恐侵河伯宮饕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
 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剝紫春葱偏勸腹腴
 愧年少軟炊香飯綠老翁落碓何曾白紙濕放勸未
 覺金盤空新權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
 倉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好心事於
 我見子真顏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
 情致婉然○漫叟詩話子美詩姜七少府設鱠戲贈
 長歌首章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
 知慳風憤雨之句自古有之偏勸腹腴媿年少山谷
 謂腹魚腹下肥處也夢弼曰抱朴子馮夷華陰人渡

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周禮天官有內饗外饗掌割
字述異記南海有鮫人室水居如魚善織綃剝都唾
切斫也紫平聲又即委切洙曰七命云范公之鱗
出則九溪瀨尾丹腮紫翼青鬚命支離飛霜鵝紅肌
綺散素膚雪落希曰禮記冬魚腴說者謂冬時陽氣
下在魚腹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云腴燕人膾脰
方寸切其腴以獻貴者蓋古風也夢弼曰偏勸腹腴
愧年少詩意謂少府獨以腹腴為公勸而功食腹腴
愧不及於年少也洙曰詩既飽以德大臨
曰左傳必嘗異味師曰真顏色謂非偽也

戲贈閬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迴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
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
情好昨夜邀懼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謂不如去年之樂

鮑白至德二載肅宗駐蹕鳳翔地志鳳翔郡縣有太白山秦曰乾元元年肅宗收復兩京止各曰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潦倒出此也夢弼曰北史崔瞻傳瞻質白善容止神采嶷然自天保以後重吏事事謂容止蘊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舅外注南

赴華州日許寄負外茯苓鶴曰籍字公權華州華陰人逮宗即位縮自賊中骨難赴行在除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負外郎

寄語楊負外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為斲青冥
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率然語不可俗○夢弼曰本草茯苓二月採斲株玉切以錐刺地也師曰史記龜策傳茯苓在菟絲之下

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悄兔絲去
 之即籍燭此地火滅記其處明日乃掘取入地四尺
 至七尺得矣唐曰本草
 茯苓以鳥獸形者為尚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洗兵馬

公自注收京後作○乾元二年
 春自東都回華州以後所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書同河廣傳聞一葦

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

恨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蒲萄宮已喜皇威

青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二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

前草木風悲壯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齒來少

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王豪俊為時

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
 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鶴駕通宵
 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有氣象育
韻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
 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事外句外常有餘力閑中既留蕭丞相
 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鬢眉
 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
 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
 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世休

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每有風韻田家望望惜雨乾

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

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此詩對律甚嚴而春容醞藉

藉趙曰山東乃河北也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

蕭宗後兩京進收山東以建中興之業下園曰

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夢弼日夜報本作

夕奏荆公定作夜報洙曰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晉

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

無復著手處矣希曰河廣指河北衛州時子儀破賊

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慶和鄴城乃相州時安慶

緒據相州王師圍之未下夢弼曰自陳濤斜之敗帝

唯倚朔方軍為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趙

曰汗血馬出大宛國沈曰張耳傳如以肉餒虎何益

夢弼曰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蒲

萄宮宴勞之前漢匈奴傳元帝元壽中單于來朝舍

土野美生

之于上林蒲萄宮長安志有東西蒲萄園洙曰莊子
 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風膝行進而問道夢弼
 曰海謂山東岱謂河北崆峒山在西仙仗謂玄宗儀
 仗詩意謂雖喜肅宗已清海岱而常思玄宗避賊幸
 蜀之際也鮑曰收復京師以廣平王淑為元帥後封
 楚王又徙封成王夢弼曰郭相子儀也司徒李光弼
 也尚書王思禮也時子儀為中書令光弼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思禮遷兵部尚書當收復京師元帥為中
 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詔以兵赴靈武彥輔曰晉張翰見秋風起思吳中尊
 菜羹鱸魚膾命駕東歸趙曰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
 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夢弼曰謝希逸宣貴妃
 詩收華紫禁李善注王者之宮象紫微故謂宮中為
 紫禁魯曰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
 吹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
 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白鶴禁
 曰鶴禁趙曰文王為世子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
 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夢弼曰漢成帝為太子元

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張晏注門樓
 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陳後山曰文選王
 元長曲水詩序儲后睿哲在躬出龍樓而問豎入虎
 闈而齒青注龍樓漢太子門名也洙曰揚子攀龍鱗
 附鳳翼夢弼曰京師既平以蕭華留守故比之蕭何
 復以張鎬為幕府叅謀故比之子房也漢高祖紀上
 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
 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東坡志林
 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
 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叟爾
 夢弼曰張鎬儀狀瓌瑋性簡重好王霸大略始擢為
 拾遺房瑄罷鎬遂為相蔡寬夫詩話老杜云張公
 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
 始知籌策良說者以為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王霸
 大畧然當為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功但有策
 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許叔真臨難必變二
 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也豈史氏或有遺耶夢弼曰
 青袍白馬更何有言祿山之亂已平矣後漢今周喜

再昌謂肅宗如漢光武周宣王之中興也南史侯景傳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讖庾信哀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顏延年歌巨地稱皇整天作主月毳來賓日際奉七帝王世紀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宋曰丘希範書白環西獻枯矢東來禮運山出器車注器車謂若銀甕丹甕夢弼曰顧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四皓紫芝歌注見前歐陽公曰宋文帝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瑞鮑照作河清頌趙曰此紀實事也至德三年七月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變蓋收京之祥也希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田家望望惜雨乾之句宋曰布穀乃鳴鳩催耕之鳥也晁曰時思明餘黨未殄衛相等州尚留兵屯故有淇上徒兇之句夢弼曰城南謂長安之城南也東山詩序二章言室家之望女也詩婦歎于室後漢李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後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馳奔波劉向說苑武王伐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牧王曰非

天洗兵也○先生嘗手寫此詩改祗殘作惟殘崆峒作空同

觀兵

鶴曰去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鄴城有覲安西兵赴

關中待命詩至是年三月鄴城帥潰此詩當作於未潰之前

北庭送壯士獵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

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有風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

波夢弼曰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討賊書如虎如貌妖氣指言吐蕃時乘隙為亂也南史侯景

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讖元帥謂廣平王俶待彫戈謂待天子賜以彫戈而後往征也趙曰古鼎銘云王

命虎臣賜汝和鸞黼黻彫戈鄴城指相州海鯨喻吐蕃公謂鄴城可緩圖當以討吐蕃為急也鶴曰吐蕃

自至德初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西平乾元初又陷河源其侵陵之氣方張故公欲

先以討吐蕃為事也

不歸

鶴曰按唐志瀛州為河間郡屬河北當祿山自范陽反河北諸郡望風瓦解公之從

弟死於城中至此已經三年公有感而作此詩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第人皆有終身恨不平

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

夢弼曰數金謂從弟幼時識錢數也數所具切詩總角非今注聚兩髦也

獨立

鶴曰時公遲回於華州賦此

空外一鷲鳴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遊

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此必有幽人受禍而羅織仍未已者如太白鄭虔輩

人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所思

公自注得台州鄭司戶消息趙曰度以祿山之汚與台州司戶

鄭老身仍窳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臥病海雲邊

世已踈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計斲龍泉

沫曰公嘗贈虔詩云賴得蘇司業時乞酒錢乞音氣夢弼曰晉張華傳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嘗有紫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登樓仰觀聞其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大阿今公取以喻虔之殿台州如劍之埋於土但遠望其有衝斗之氣無計出之也按台州屬吳七乃牛斗之分野也斲株玉切掘也

不見

公自注近無李白消息鶴曰公自開元中與白同遊齊亮間至乾元初白流夜即故

有此作

不見李生久佯狂直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趙曰箕子被髮佯狂按唐史白以永王璘之累流夜即會赦放還潯陽坐事下獄此世人欲殺之證也修可曰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自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也鶴曰按李白集有望廬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又望廬山瀑布云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閒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又南康軍圖經云李白性喜名山

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水后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峯愛其險峭奇勝曰天下之壯觀也上築於此吾將老焉今峯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又白送姪嵩遊廬山序云慚未歸於名山然則匡山指潯陽匡廬山而言亦未必不是元和丁酉白樂天有祭匡山文

新安吏

公自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鶴曰按唐志新安縣屬河南府又按九

域志云縣有二鄉王深父云時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於鄴師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後師曰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雖次于盡行秦之謫戍無以加此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
 我軍收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沫曰俗傳無成軍孤貌伶音零傳普丁切夢弼曰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此言子儀退軍修備也就糧亦不深入但近故壘而已練卒謂訓練其卒舊京即東都時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鄭曰僕射即子儀也趙使臣至德二載子儀授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

初進中書令而此詩猶云僕射者蓋以賞著於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石壕吏

夢弼曰石壕屬邠州宜保縣即漢鵠縣之因名石壕下園曰石壕陝東

之因名石壕下園曰石壕陝東戍也其地在新安西即西嶠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二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希曰時鄴城師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
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子儀在河陽將謀城守人
又驚奔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還東京退保蒲陝都
虞侯張濟曰蒲陝荐饑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用濟
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
結髮為妻去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
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鷄狗亦得將
若今死生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

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
仰視百鳥飛木小必雙翔人事多錯逆與君永相望

曲折詳至縷七凡 (洙曰詩葛與女蘿施於松栢毛
七轉微顯條達) 傳葛寄生也蘿兔絲松蘿也陸

機草木疏兔絲連草上生其色黃赤今藥中兔絲子
是也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古詩云與君為新婚
兔絲附女蘿趙曰今公詩意謂兔絲當附松栢而乃
附蓬麻為不得其所矣(洙曰蘇武詩結髮為夫妻恩
愛兩不疑(夢弼曰文子墨無黔突孔無暖席又淮南
子云墨子無暖席希曰守邊赴河陽注詳見前詩(夢
弼曰嫜姑之夫也婦人嫁三月告廟上墳始謂之成
婚婚禮既明白然後稱姑嫜正名也今嫁未成婚而
別故曰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呂曰陳琳飲馬長
城窟行善事新姑嫜此姑嫜字所出也(夢符曰前漢
史詩集注

廣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慄以忽顏
注尊章言舅姑也洙曰生女有所歸蓋婦人謂嫁曰
歸也夢弼曰孫武兵書置之死地而後生鮑照詩生
驅陷死地洙曰北山移文蒼黃及覆蒼舒曰漢李陵
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
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徙邊者隨軍為卒
妻婦大匿軍中陵搜得皆斬之鄭曰襦沙朱切短衣
也夢弼曰左傳施氏婦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
趙曰宋王風賦迴穴
錯迂注錯雜交迂也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
 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旁歲暮衣裳單

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執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

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葉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夢弼曰長安地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里時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立為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故公謂其不比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也鶴曰土門與杏園俱在長安按舊史志土門縣舊屬宜州後廢宜又改為美原屬京兆杏園如史稱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者是也至如史稱哥舒翰至土門軍入洛溝疾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下出土門東救常山此在河北鎮州常山郡獲鹿縣有土門寺集主

木言集言
土門閔即舊井陘閔是也公詩多用
土門名雖同而地異當以詩意詳之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
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
父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經歷多矣無如此語之在日前者但對孤
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老寡妻宿鳥戀
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
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
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寫至此亦無復

餘恨此其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

身兩酸嘶泣鬼神者平生無家別何以為蒸藜夢弼曰安史之亂自天寶十四

年始鶴曰賤子因陣敗謂當時鄴城之師潰也夢弼曰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言戍卒歸來雖問巷蕭條然人情之於鄉土猶鳥之戀故枝不以窮棲而為辭也鞞與鞮同戰鼓也鶴曰五年委溝谿始謂天寶十四載祿山反時調役到今乾元二年是為五年矣

夏口歎鶴曰按史是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

雩祭 祈雨

夏口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
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

飛鳥苦執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
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

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夢弼曰夏日出艮正東北也中街黃道之所經也趙

曰楚辭陽杳上其朱光夢弼曰萬人尚流冗冗散也

光武詔曰流冗道路朕甚愍之和帝遣使分行貧民

舉實流冗洙曰當祿山反首陷河北諸郡祿山為范

陽節度使幽州薊門即范陽郡是其節制之地也師

曰太宗貞觀初輔相得房杜王魏之賢以致太平公

蓋傷今

思古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

昊天出華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

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

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

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

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洙曰漢李廣傳注刁斗以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飯食

夜擊持行名曰刁斗鶴曰通鑑云至德二載四月郭

子儀軍屯潯西與安守忠戰敗後府庫無積蓄朝廷

尊以官爵賞功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

庶募人軍者一切衣金紫焉魯曰張茂先詩煩促

每有餘陶潛詩簡集煩促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立秋後題鶴曰按公傳為華州司功屬開輔餓

○乾元二年秋七月葉
宮之秦州以後所作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符號秋燕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短語名言何事拘

形役鶴曰是年公四十八今云半百舉成數而言也涿曰陶淵明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

悵而
獨悲

赤谷西崦人家

崦衣檢切師曰按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昔曹操

與劉備戰于此谷川水為之丹因號曰赤谷公葉宮之秦州宿于赤谷西崦人家因有此作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自溪迴日氣暖逕轉山田熟

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園宿

源

涿曰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大康中武陵人捕魚溪而行忽逢桃花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山

便從山口入土地平曠邑屋連接黃髮垂髻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邀還家設酒食自云先

世避秦亂來此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漁人數日辭去既出迷不復得路

昔遊鶴曰按此詩始是記昔時游齊宋間事而詩末云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乃之秦

州時作也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指已上天白由亦寂寞

暮升良岑頂市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

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覲違夙願令嬾向寥廓

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

晨溪嚮虛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七藥
 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
 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
 雖悲髮鬢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夢弼曰華蓋山在伊洛間神仙傳昔周王子喬養道
 于華蓋山後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于堂上喬遂
 沐浴卧其中由是尸解又漢方術傳王喬有神術嘗
 為葉令後天降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
 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
 昔葬于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
 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或云即古仙人王
 子喬又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
 笙作鳳鳴遊伊洛問道士浮丘公傍上嵩山後告桓
 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至

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洙曰良岑東北之岑也黼騷
 朝發軔寸蒼梧謝靈運詩引領良覲駛疾也爽士
 切又疏吏切臆足病也張尼切莊子手足胼胝夢弼
 曰東蒙魯地山名按公有寄元逸人詩故人昔隱東
 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董先生謂董京威即喬陽董
 鍊師也行吟常宿白社之中乞市肆得碎繒結以自
 覆焉漢武帝曰吾得如黃帝棄妻如脫屣耳又費長
 房棄妻子從壺公晉葛洪求勾漏令以鍊丹砂鬢真
 忍切密也一作髮變鬢詩鬢髮如雲謝元暉詩有情
 知望鄉誰能鬢不變希曰廬山在九江霍山在衡陽
 爾雅霍山為南嶽
 又云衡山一名霍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

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天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

問中冷語無不可感此豈初意與題事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

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

膏珠迴牽蘿補茅屋似悲似訴自言自誓矜持慷慨脩素端麗畫所不能如論所不

能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

竹字字矜到而不代而獨立詩皎皎白駒在彼空

谷夢弼曰石季倫王昭君詞奴盛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閨中即長安謂經祿山之亂也

珠日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

除間一名合昏陳藏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天覺曰周處風土記云合昏槿也孝祥曰陸倕刺漏

銘曰合昏暮捲萼朝開趙曰崔豹古今注鴛鴦鳥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

鳥珠日東方朔傳董偃母以青珠為事詩終朝采絺不盈一掬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公自注虔州坐丙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失路

便不堪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

狂顧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

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為才名誤夫手稻既流更被時

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

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

廻互師曰天台山在台州三江一錢塘二揚子三吳

出岷山北江所出東注大江公時在秦故言天台隔

三江也夢弼曰且子斜切免咎也希曰鮑照詩昔如

鞞上鷹鳥今如檻中猿公蓋用其律洙曰傳物志一足

曰夔魍魎也夢符曰屈原九歌有山鬼夢弼曰夔音

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魍魎魍魎大者百餘斤左傳

為人害者夢弼曰按公集有贈洙曰嵇阮晉嵇康阮

籍也嵇康書云阮嗣宗為禮法之士所繩故疾之為

仇夢弼曰海隅微小吏蓋台州在海之隅司戶乃小

史笑師曰黃帽乃竹籜冠也洙曰陶潛為彭澤令郡

遺興五首

執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

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

木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上字反覆可○夢弼曰晉

字叔夜嘗著養生論鍾會以舊憾言於文帝曰嵇康

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諧康

欲助母丘儉帝遂害之刑於東市蜀志諸葛亮傳亮

字孔明躬耕龍畝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

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昔者龐德公未會八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

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

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涿曰後漢逸民傳龐公者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

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

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

也且各得其栖而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良苦居歛歛而不肯官祿後世何

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

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秦曰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

夾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山又以其名其山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

達生豈是足默識益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

陶潛曰按陶淵明集有青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

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

故無匹呵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

六典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典栗天運苟如此且進

杯甲物又有命子詩云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

才亦已焉哉趙曰公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

直詆陶也陶集中如楚詞詩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

眠飲酒詩顏淵故為仁長饑至於老雖雷身後名一

生亦枯槁足豈不謂之亦枯槁乎山谷曰觀淵明責

子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

子皆不肯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遣興

詩蓋子美嘗困於山川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

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公故寄之淵明以解

前不得說夢也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

世說新語

卷五

十一

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丁蔚字江海日清涼

殊曰唐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開元

間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嘗稱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晚節尤誕放自號四明狂

客為秘書外監天寶初夢游帝居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賜鏡湖一曲夢弼曰世

說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孝祥曰語林真長云丞相何

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殊曰晉王徽之為桓冲參軍中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

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夢弼曰山陰越州也在會稽之北故名

吾憐孟浩然禔禔郎長夜賦詩何必多徃徃凌鮑謝

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春雨餘甘蔗近禪每望東南雲令

天幾悲吒鶴曰唐舊史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張凡

巖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顯達而卒按賦詩何必多徃徃凌鮑謝乃浩然詩也公就舉之魯嘗曰浩然現

潭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鱸王士源為浩然詩集序曰灌園藝圃以全高公又舉此以想其魚釣灌

藝之舊處也夢弼曰浩然襄陽人襄陽在秦州之東南公寓秦州故望東南之雲而悲吒耳趙曰南史范

曄在獄中為士題扇曰即長夜之悠悠夢弼曰鮑謂明遠謝謂三謝乃玄暉靈運惠連也吒陟駕切叱怒

也正作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抹桑頓轡海徒涌神人身更長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

夢弼曰漢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楚辭劉向九歎維六龍於扶桑曹植書日不我與思仰六龍之首頓義和之轡

地用莫如馬無食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

君看渥洼種能與駑駘異不雜蹄齧聞道遙有能事

易坤卦牝馬地類行也無疆良謂良馬也崔豹古今注始皇有馬曰追風漢書馬生渥洼水中

秦州雜詩二十首

夢弼曰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又州記云前臨湖水

夏不溢 冬不縮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

只作及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

此淹留

夢弼曰三秦記隴西關其版九迴不知高幾鼠谷鳥鼠即禹貢鳥鼠同穴之地沈曰水經注一水發源天水縣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為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又上下通謂之魚龍川東坡曰倦遊錄云隴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鯁鯽之形鱗鬣皆具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積塞久上疑為石遂蓄形跡耶希曰爾雅釋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鄭曰禹貢注鳥鼠其為雄雌同穴而慶夢弼曰西征問烽火謂吐蕃之亂也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

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

可言雲逐風不可言風逐雲詩本不須如此評以諭

兒輩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城北寺一作山北寺傳是一作勝跡先主定域

惺齋巨 無情極

與傳是三字洙曰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郡今城北寺即隗囂故居也囂五高以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首陽山渭水所出趙復曰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渭水東流長安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

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

鶴曰秦州都督府督天水隴西同谷三郡故云領同谷圖謂圖志也流沙即書所謂西被于流沙唐使者使吐蕃過鄯州之西赤嶺分界牌即經莫離那錄驛又至衆龍驛劉驛婆驛之類其名非一近贊普牙帳曰勃令驛故曰驛道夢弼曰唐吐蕃貴人處于大壇帳正異曰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朱汗已見他詩舊作殊乃羨文也白題從一作西漢云斬白題將勃義與離道同正文作蹄非也夢符曰按南史裴子野傳持西北遠邊有白題入貢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頓陰侯新胡白題將一人服處注云曰題胡名也題者

額也其俗以白金塗其額也洙曰洮州為臨洮郡亦屬隴右鶴曰臨洮人勇勁可備守禦如通鑑載大曆

間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擊吐蕃戍將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是也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殷字切近悲壯似題殷上

聲猶隱也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真賦鼓角景句

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

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驕驢哀鳴思戰鬪迴立向蒼蒼

趙曰漢書張騫使西域初天子笄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騫還得鳥孫馬名曰天馬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驕驢馬唐人語以餘為殘今公益言仍餘驕驢而不為用也鶴曰秦州有馬池源出嶓冢山又開

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此篇公或指此而賦也希曰或云真龍種喻元帥廣平王叔也老驢驕公自喻也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

士苦形骸黑林疎鳥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

恨復以鶴曰滄海本號渤海郡去海為近滄舒曰我解圍按續唐通典羈縻州有金微隸振武軍趙

日此言防河之士自金微而發也洙曰鄴城時為史思明所據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妙處舉不夜

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塵一長望哀颯

正摧顏全首趙曰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城乃後人囚社詩而為之名也邵氏聞見錄

無風塞不夜城西夏有其地王韶經略西邊親至其

處或曰不夜蓋月如晝也田曰齊地記齊有不夜城

蓋古者有日夜中照於東境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為

名洙曰漢蘇武使匈奴歸拜為典屬國傳介子傅先

是龜茲樓蘭嘗殺使者介子持節至樓蘭

刺樓蘭王持首還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

無緊要有風刺○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似謂不得只是張騫寫得好

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深曰張騫傳騫使西域窮河源夢弼曰荆楚歲時記

武帝今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女織于室丈夫牽牛飲河問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

求馬於宛不肯與乃以李廣利伐宛宛遂出其馬武帝日時安史之亂幽燕諸郡未平也鶴曰天寶十四載冬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時祿山反兵籍少故

生詩集注

卷五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此語可媿當路者老夫如有

此不異在郊垌夢弼曰後漢李邕善河圖風星和帝遣使者微服單行觀採風謠使者當

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使耶二人驚問可以知之郃指

星示云有二使在何益州分野故知之耳深日晉天一人志流星天使也

雲氣接崑崙泱泱寒雨繁羗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

煙火軍中幕牛羊領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鶴曰爾雅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渭水河源見前詩注泱泱鈔簪友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饑啄泥

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鞞

夢弼曰幽州薊門時為史思明所據誰自北言收復者誰也或曰言無人北還也鮑照有出自北門行云

募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征西指當時討吐蕃也漢岑彭為征西將軍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妙在清渠一

邑傳傳者所在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鍾邊俛仰悲身

世溪風為颯然夢弼曰秦州記天水縣界無山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

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

一樣事寫○趙叟曰秦州枕上麓地曰東柯谷曰西
得流麗枝村公姪佐先卜築東柯谷集中有佐
還東柯谷詩及有西枝村宿贊公土室詩天水圖經
載秦州隴城縣有杜工部故居及工部姪佐草堂在
東柯谷之南麥積山瑞應寺上夢弼曰未
句借用桃源事或引三月桃花水誤矣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久不見福地語真傳

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九十九泉此名上九隨意彷彿記其一二○鮑曰按
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東坡曰趙德
麟曰仇池小有洞天附庸也王仲至謂余曰吾嘗
奉使至仇池有九十九泉而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
桃源洙曰世傳仇池有地穴通小有洞中出
神魚食之者仙師曰未句公有卜居之意也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

既籍行多與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疎懶休鑷鬢

毛斑夢弼曰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
窮輒慟哭而反後漢龐德公登鹿門山採藥不
返東柯見前詩注

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峰群落日邀雙鳥急歸何足道
有此好語

晴天卷片雲野人吟險絕水竹會平分採藥吾將老

童兒未遣聞夢弼曰水竹會平分謂谷
中之人以竹筒引水也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墻

鷓鴣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

上詩集註 卷五 廿一 四百七十五

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

客或作夜鶴曰漢書注邊方僻胡寇夜然火以相告

曰烽師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以徵軍也若

有急則挿以雞羽謂之羽檄蒼舒曰按唐書貞觀間

以文成公主景龍間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初

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又按贊普遺名悉

曠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又贊普曰我與唐舅甥

也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當難候火雲峰峻懸軍幕并乾

風連西極動此動字與星臨萬戶月過北庭寒故老

思飛將何時議築壇鶴曰唐志河州有鳳林縣北有

儀取魚海五縣是也宋曰候火言并候燧燧之火也

懸軍如鄧艾伐蜀懸軍深入夢符曰周禮挈壺氏掌

挈壺以令軍并注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賦

軍中土衆皆望見知屯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

表并趙曰易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幕則勿遮幕

之彥輔曰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

口漢高祖築壇拜

韓信為大將軍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

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駕行舊鷓鴣在一枝

趙曰唐堯謂肅宗野老公自謂也逸曰君自聖則忠

讜不聞公微言以託諷也洙曰李令伯陳情表內無

應門五尺之童夢弼曰括略云會稽山有石穴委曲

黃帝藏書于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禹藏書之所故

謂之禹穴也仇池記云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

東西二門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趙曰駕行指當

日同在禁省之輩莊子

鷓鴣巢林不過一枝

上詩集注

六五

四百七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屯畫似可百里孤城

隱霧深。葉希風更落，山迥日初沈。獨鶴歸何晚，昏鴉

已滿林。不必白來，處自是好。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

甚似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度，何曾風

浪生。旬意渾。趙曰：齊諧記：杜陽成武，有仙道謂其弟曰：織女當渡河，諸

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

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鶴曰：流沙在西之極，乃吐蕃所居之域。趙曰：征西泛言西行之人也。時遣使與吐蕃和好，故未旬借張騫

奉使尋河源事。

山寺

夢弼曰：按天水圖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有瑞應寺，山形如積麥，佛龕刻石，閣道縈旋，上下于餘尺，山下水縱橫可涉，又玉

堂閒話，龍城縣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

不論如何亂水通入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
 自是麗句夢弼曰麝香小鳥隴蜀人謂之麝香鶴或
 里見纖毫云鹿也石竹繡竹花也僧舍多種之鶴曰
 按禰衡鸚鵡賦命虞人于隴坻又按公秦州詩屯下
 有隴谷輕鸚鵡之可則知鸚鵡隴右所產也金桃色
 如杏七八月熟定功曰爾雅釋水正
 絕流曰亂書亂于河詩涉渭為亂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鶴曰阮隱居名昉

隱者柴門內畦蔬逸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
 束比青鸞色圓齊玉筋頭衰年關高冷味暖併無憂

夢弼曰園隱居本草云薤性溫補

從不覓小胡孫許詩

人說南州路山後樹樹懸舉家聞若歎為寄小如拳

預晒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癩

此等甚無取者亦在卷中○趙曰晉傳玄鷹賦狀如計必未嘗選未嘗遺也愁胡復齋謾錄云詩題是胡孫而首句以山後為詞何耶

蕃劔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竒怪每夜吐光茫
 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女奉明王

趙曰晉張華與雷煥共尋天文見斗牛間常有紫氣煥曰寶劔之精上徹于天耳即補煥為豐城令掘縣獄基得雙劔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劔所在煥卒其子持劔行經延平津劔忽于腰間躍出墮水但

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劍也

銅餅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八句意○夢弼曰風俗通甃聚磚脩井也甃側救切正負○末句謂井中或得斷釵遺珥如蛟龍之狀者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二物皆漢致今溢於中國寓目喟然至羌女胡兒者

矣關塞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

駝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深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二師伐宛

將種歸中國沈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趙曰邊方燃火曰烽舉烟曰燧蓋寇至以相告也山谷曰制讀為掣同俗音作徹耳

卽事題曰回紇助討祿山收長安有功請婚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還鶴曰公主自回紇歸乃是年八月也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

秋思拋雲髻腰支騰寶衣腰支語不典豈所以賦漢公主者羣凶猶

索戰迴首意多違鶴曰花門謂回紇也注詳見前愛彌曰時回紇為史朝義誘之而為

寇故云回首意多違也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
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
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
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

促織

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
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
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
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直
結得灑落更自可悲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
未定臨書卷時能點客衣

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
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蒹葭

摧折不自守便秋風吹若何
暫時花載雪幾處葉沈

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
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

跚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
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
軒墀曾不重剪伐欲無辭
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
羌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出擁彫戈

脩可曰漢桓帝時京師童謠云城上烏尾畢逋後山曰訛以言驚動也夢弼曰毛萇詩傳訛動也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

昭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夢弼曰唐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鶴曰烽有報平安火如哥舒翰潼關之敗翰麾下來告急上遣李福等將藍牧兵赴潼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是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笛外奏苦血霑衣他日傷心極征人白

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

稍飛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

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此晚唐極力○(夢弼曰垣邊城也蔡邕上疏云秦築彷彿之者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置殊俗

月夜憶舍弟

鶴曰時公之三弟在河南齊許二州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淺淺語使人愁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夢李白二首

趙曰白坐永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會赦還

潯陽復坐事下獄潯陽郡今江州屬江南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

使其死耶當不復哭矣乃使大不能忘者生別故也

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

恐非平生竟路遠不可測竟來楓林青竟返關塞黑

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偶然實境不可更過

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沫曰楚辭湛湛

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日日初出照屋梁其

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彥輔曰西清詩話云太白

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入

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

詞人狀其風貌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

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

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

此兩詩起語

三夜頻夢君

情親見君意

人情鬼話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

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夢

賓主語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語出情痛自別孰云網恢

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結極慘黯情至語塞

○長篇中不甚切摘看又別○洙曰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

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

漢唐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脩可曰莊子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螻蟻食洙曰江淹恨賦蔓草縈骨拱木斂魂夢弼曰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本一作廉耻將先生云只合作頗耻字無謂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

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

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鶴曰按唐州羈縻州內有馬邑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間洙曰降虜東擊胡謂當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漢書匈奴傳注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然故曰穹廬趙曰時兩京雖收復安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未幾師潰夢弼曰茅土謂封建諸侯見禹貢注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旱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

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

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鶴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甘澤不在早之句而因以興衡門之士也洙曰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少為府小吏機巧舉手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乃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巔作茅舍留止食芝草飲神水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四句自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不謂魑魅喜人尉其寂寞乃魑魅猶

能知此人之來以為喜則朝廷之士不如魑魅亦多矣觀上憎字便見作者之意痛快 應共寬

竟語投詩贈汨羅

希曰陸士衡詩借問欲回為涼風起天末楚屈原自沈汨羅而死

千家註杜工部詩卷之五

詩集注

卷五

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明後學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秦州見勅自

勅一作除

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

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韻

乾元二年秋秦州作

大雅何寥濶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

二子陞同白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笑奧遷擢潤朝廷

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

伊昔貧皆甚同憂歲不寧棲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

俗態猶猜忌妖氛逐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
 還蜀祇無補囚梁亦固尙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
 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
 雜種難高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
 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
 官忝趨棲鳳朝回嘆聚螢傷舊日讀書之勤喚入看驥裏不
 嫁惜娉婷兩句開合謂異時相邀自惜過時也掘劍
 知理獄提刀見發劓侏儒應共飽漁父已徧醒旅泊
 窮清渭長吟望濁漣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師老

埋

貧殘寇戎生及近垠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
 盈邊鄙元勳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
 輕鸚鵡原情類鵲鴝秋風動關塞高卧想儀形洙曰
絕交書潦倒粗疎夢弼曰諸生公自謂也文章開突
奧言其文章深邃也突鳥昂切苟子突奧之內突字
正作突爾雅室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釋文
音要洙曰劉孝標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罕自落其
一毛趙曰半菽字祖出項羽傳歲飢人貧卒食半菽
洙曰揚雄傳王莽誅甄豐連及揚雄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治欲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投下幾
死吳入邱申包胥求救於秦秦兵未出包胥哭於秦
庭者七日勺水不入於口司馬相如蜀人也後富貴
還蜀梁孝王怒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
王立出之夢弼曰還蜀囚梁公自喻也時謫為華州
司功夢符曰漢書三統謂天統地統人統為夏商周

之正三也趙曰舊都指長安鶴口漢書注引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洙曰漢書羌胡雜種類不一也高帝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居偃切瓴盧經切謂薛受司議郎屬東宮柱史謂畢受監察御史漢宮儀侍御史在周官為柱下史趙曰點染為文字也零下介獨之貌夢弼曰宮忝趨栖鳳公自敘曩為拾遺在諫省時也晉車胤家貧夜囊螢火以照書覽良馬也娉婷佳人也皆公自喻也洙曰晉張華見斗牛間有紫氣補雷煥為豐城令掘獄基得雙劍莊子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上音刑砥石也漢東方朔傳武帝令待詔公車俸祿薄朔給侏儒曰上欲盡殺若曹侏儒號泣頓首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為朔對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稍稍得進用焉屈原既放行吟澤畔漁父問曰子非三

問大夫歟何故至此屈原曰眾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何不鋪其糟而歿其醪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今云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溼蓋公在秦州而憶長安也洙曰羽書者以鳥羽插檄書上馳告四方示其速疾也鼎銘者銘功於鐘鼎也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青萍劔名也禰衡鸚鵡賦命虞人於壠坻冠雲霓而張羅蓋鸚鵡乃隴右所出夢弼曰薛氏詩箋云鶴鷄水鳥而在高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此公自况有望於薛畢二子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

參二十韻

公自注時患瘧病夢弼曰高適由太子詹事出刺彭州岑參由補闕左遷

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

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

物情往往見棄惟詞客未忘耳有味其言海內

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慳

關飛動篇終接混茫

即子美自道可為悟入

舉天悲富駱近代

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

其不足可見然少露上言富駱盧王

爾者高岑也子美豪放磊落如此

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幾

時見書成無使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鬪身強實語羈旅

推賢聖沉綿抵外殃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

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何大

龍鍾極于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

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

即小心也

肉瘦怯

豺狼隴草蕭蕭白沈雲片片黃彭門劔閣外號略鼎

湖傍荆玉簪頭冷巴牋染翰光烏麻蒸續曬丹楮露

應嘗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

書牀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本

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黃尤終戮辱胡羯漫

猖狂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

夢弼曰晉江淹嘗夢還人筆後為詩絕無

美句人謂才盡洙曰潘安仁有秋興賦沈鮑謂沈約鮑照也趙曰沈在期祭文思合飛動才冠卿雲夢弼

曰富嘉謨駱賓王盧照隣王勃皆文章之伯洙曰刺史古之諸侯也庾亮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諸侯謂

洩

適也半刺謂岑也羈旅推賢聖言孔孟尚羈旅也
 適曰昔顓帝有二子生而亡去為鬼一居江水為瘧
 鬼洙曰俗言辟瘧鬼必伏於幽隙之地不爾即畫易
 容貌趙與時賓退錄云世人瘧疾將作謂可避之他
 所問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
 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
 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
 然潛隙地有醜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
 矣蒼舒曰接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
 竹之枝葉搖拽不能自禁持取此義趙曰後漢龐公
 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
 能屈竟隱於鹿門山不返魯曰嵇康游山澤觀魚鳥
 而心甚樂之夢弼曰隴草洮雲公言其客居之景物
 也彭門劍閣俱在蜀左傳西盡魏畧即魏州而魏之
 湖城縣有鼎湖此言高岑二子居官之地也洙曰荆
 玉出號巴戕蜀戕也夢弼曰陶隱居本草云胡麻當
 九蒸九曝熬搗充餌法胡麻烏者良今言烏麻丹極
 亦彭號二州所出也後漢岑彭傳彭惡所營地名彭

亡欽徙之今云舊官寧改漢或用此師曰魏本晉地
 詩晉國風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
 而用札乃有堯之遺風焉深曰史記黃帝擒殺蚩尤
 胡羯指安史也葛常之詩話云詩人讚美同志詩篇
 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
 肯作此陳腐語耶如寄岑參云意慙關飛動篇終接
 混茫夜听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上飛動推霹靂贈
 盧岳云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云毫髮
 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
 鬼神贈高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視餘子其
 神芝之與腐茵哉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古今詩話云老杜贈太白二十韻備敘白事盡得其

故迹矣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彼此客稱。自喻適聲名從此大泯沒。一朝伸文彩。

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

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

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

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隣。十字可誦

善無隣最切當處士補衡俊。諸生原憲貧。稻梁求未足。意

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道鵬鳥。獨泣

向麒麟。此用夫子事注亦未喻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

辭醴日。看他用意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

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

津。深日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見太白文章歎日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銮殿奏頌一篇有詔供

奉翰林趙曰太白墓碑云玄宗泛白蓮池召白作序

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夢弼曰白外傳云白

作樂章賜錦袍今云獸錦蓋錦織成獸文也奪字如

宋之問傳武后遊龍門詔從臣賦詩東方朔先成后

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洙曰

白為高力士所譖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

賜金放還夢弼曰按公傳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

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太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即梁

園故地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是也又公

與太白嘗同遊山東故云行歌泗水春洙曰後漢祢

-10 142 32 865" data-label="Text">

衡字正平孔融上疏薦之曰處士禰衡年二十四英

才卓犖莊子原憲曰憲貧也非病也夢弼曰後漢馬

援征交趾載薏苡種還人謗之以為明珠大貝此以

喻白之遇讒永王璘反謂白為叅屬與謀也希曰大

白之遇讒永王璘反謂白為叅屬與謀也希曰大

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書注三危西裔白以
 永王璘之累流夜郎五嶺三危與夜郎隣境也洙曰
 賈誼為長沙王傳不得志有鵬飛入誼舍自傷以為
 壽不能長乃為賦以自廣趙曰孔子見璘而泣曰出
 非其時吾道窮矣蘇武在匈奴十九年而還黃公乃
 四皓避秦居商山申公見楚元王不設醴酒而辭行
 鄒陽見怒於梁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此皆以比白
 之不從永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察已施
 之於法誰能
 為陳此義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

十韻鶴曰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嚴武由給事中拜京兆尹坐

拾遺兩省相呼為閣老也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油然

開關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

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

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劔三千

畫角吹秦晉畫角吹秦晉奇怪不恨旄頭俯澗灩小儒輕董卓

有識笑苻堅其用事如此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

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曛太白巔亂麻

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

霑奉引佳氣拂周旋描摸老成亂來讀此十字哀痛來生貔虎閒金

甲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仙淺事不俗俗意不俚

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
 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錢
 內榮繁於頌宮花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
 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鬱齊兼秉燭書枉滿懷牋
纔復京便有此樂是此時殘破巡幸尚自庶幾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
 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翮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
 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
 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
 乾危棧竹紅臆小湖蓮此紅翠在新舊下別是婁斷賈筆論孤憤

詩

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眾人傳貝錦無停織
 宋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鵲不空拳寫地僻昏炎
 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為年甚言避禍
 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與展歸田
此展字屬治中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
 上終焉二見馬字惟此可耳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為妻
 子累甘與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
 夢寐失侶自迍邐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
 雄俊志在必騰騫泊語如此使人意盡○趙曰南中志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特上有

飛鳥之道耳。洙曰：漢賈誼洛陽人，事文帝，黜為長沙王。太傅馮子陵，變名姓披羊裘釣澤中。光武微之，因共偃臥。子陵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座，除為諫議，不屈。後人各其鈞處，為「灰陵瀨」。夢弼曰：「憶昨趨行殿，公自敕謁，肅宗於行在也。」趙曰：「無復雲臺仗言，當時行宮草創，不復灰整法仗也。」庾信哀江南賦：「猶有雲臺之仗。」洙曰：漢酈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莊子：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夢弼曰：「蒼茫城七十，謂祿山反，河非十餘郡皆棄城而走也。」劍指蜀之劍閣，言玄宗幸蜀，流落有三千里之遠。近秦晉之間，皆吹畫角，聲以節用兵也。澗瀨之水，隱映胡星。言東都為賊所陷也。前漢志：昂為旄頭，胡星也。洙曰：漢董卓廢立凶暴無道，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以韓馥等為刺史，馥等到官，各與義兵同盟討卓。秦苻堅違眾伐晉，遂至破敗，撫畜鮮卑，苻融諫不聽，後為鮮卑所亡。夢弼曰：董卓苻堅以喻思明、祿山之必亡也。洙曰：山海經：赤帝之女嬉游東海，溺而死，不化，化為寃禽，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商

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趙曰：此皆言安史之不知量也。晏曰：左傳：曹劌曰：夫戰，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夢弼曰：陳倉太白俱在鳳翔，此言肅宗時駐蹕鳳翔也。按志：鳳翔府寶雞縣，又更名陳倉，縣有寶雞山。按列異傳：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以獻諸公，道問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媼，媼復曰：彼二童子名為陳寶，得雉者，在得雉者，霸陳倉人，捨媼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雉，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寶祠。又按志：鳳翔之郡縣有太白山，按水經注：山上夏宿雪，故名錄異記：金星之精，下墜化為白石，狀如美玉，故名。洙曰：衛河非也。燕范陽也。時祿山反於范陽，陷河北諸郡，漢書：死人如亂麻。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關中記：關內八水，王師下八川，謂長安收復矣。趙曰：時公為左拾遺，扈從還京。洙曰：光武紀：望氣者見春陵郭，喏曰：氣佳哉！鬱仁。」

上寺集主

卷一

八

蔥上夢弼曰職儀云黃帝駕乘黃而仙去後因以名
 廐王隱晉書宣帝內廐馬一曰風靜天霽有羽鶴飛
 至廐化爲青衣童子騎二大馬乘空而去梁漢米謂
 梁漢所貢賦之米水衡掌山澤之賦謝承後漢書章
 帝分梁漢諸米給民又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
 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
 也魯曰內榮宮花也注曰顏延年詩鴛鴦有時鍛注
 鍛殘也所介切夢弼曰漢元帝寢疾史丹直入臥內
 頓首伏青蒲上以諫注以蒲青爲席用救地也時公
 任拾遺故云前漢儒林傳伏生年九十餘以書教於
 齊魯洙曰詩成是貝錦賤云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
 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趙曰鵲鷹屬也謂
 兩閣老如浦鷗讒言如霜鵲鵲不空拳則鷗有碎首
 之防矣洙曰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趙曰治
 讀作平聲洙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安功曰郭景純詩漆園有傲吏注莊子嘗爲漆園吏
 楚威王聘之欲以爲相謂使若亟去無汗我故曰
 傲吏夢弼曰時史思明復作亂於漁陽乃薊州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嵩 辰

獨臥高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
 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兇彌宇宙此物在風塵
 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隣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
 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
 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
 將恐曾防寇深潛托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飡晨
 疎懶爲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
 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

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

存想青龍秘騎行白鹿馴耕畝非谷口結草即河濱

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覲眇無因

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

鼓角凌天籟關山倚月輪官場羅鎮磧賊火近洮岷

蕭瑟論兵地蒼茫鬪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紛

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迴首望松筠

鶴曰嵩陽頰水皆在河南洙曰謝靈運好登陟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陶淵明酒熟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着之黃曰此物指彪也

曰歷下關西公言昔與彪相聚之地趙曰後漢姜肱

有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洙曰列女傳孟

子之母凡三徙而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於是為組

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夢弼曰魏曹

植字子建能詩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洙曰薛包事

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

之包必至矣東廣徵補亡南陔詩馨爾夕膳潔爾晨

餐邊傲邊境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後漢志

光武立高廟於洛陽四時裕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五

祀夢弼曰此喻肅宗重建七廟也洙曰左傳晉侯賞

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青龍乃道家存想

之術周真義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揚子

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漢文帝時河上公結草

為菴于河濱讀老子帝駕往詣之晉葛洪有肘後方

數卷趙曰四鎮皆置官場收賦歛以供軍須也鶴曰

鎮磧如北庭都護府有神仙鎮及有小磧是也夢弼

曰洮岷言臨洮岷山也彥輔曰潘岳秋興賦猶池魚

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夢弼曰孔子春秋起于獲

麟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

行集注卷之六

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
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杜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
拋書示鵲鴝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
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臥病
許云滑憶彫菰飯香聞錦帶茨溜匙兼暖腹誰欲致
杯嬰非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
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
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
人虛言誤公子投
杼感慈親是也

前出塞九首

鶴曰前後出塞詩乃乾元時
公在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修可曰按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
繞城下因以名之劉曰漢書竇榮亡命山林頗

命名也謂脫其
名籍而逃亡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

如親歷甘苦極行孤
往之意人所不能自道詩

必如此聚情閔勞
之際其庶幾乎

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

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塞旗

賦至此
極可壯

可傷○洙曰梁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懸玉鞵又宛
轉青絲鞵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猿俯身散馬蹄左太
冲賦振身千仞岡
又云斬將塞旗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錯已久

又緩而怨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

速朽夢弼曰三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
流水鳴咽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鳴咽

水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以繪功臣像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噴

郎不授徒旅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决絕

不復同苦辛宋曰送徒字如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是也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眼前語意中事通透自別亦極哀怨之體所以可傳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

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夢弼曰漢衛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後拜為車騎將軍

挽弓當挽疆用箭當用長射入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此語或自諺語皆是殺入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

此在多殺傷軍中常有此人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右指落曾冰間

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作者緩急自台。修可曰漢書高祖將兵擊匈奴會冬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劔四五動彼軍為我奔

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千載不死潛身備行列

勝何足論脩可曰列士傳眉間尺楚人干將鑄鉞之

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鑄鉞鑄為雙為一雌一雄鑄鉞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劔在匣中常悲鳴

楚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
 怒收鑊錐殺之眉間尺乃為其父殺楚王黃曰越絕
 書曰楚王作鐵劍二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
 楚之城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
 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脩可曰漢書霍去病衛青
 擊匈奴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唐曰漢紀注名王謂有
 大名以別諸小王也韓曰周禮設車宮轅
 門注云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乃併與軍中妬忌之意得之必不可少者中原有鬪爭況在敵與我謂爭功者

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

召募赴劄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

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易上列酒酣進庶羞

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言曰召募字出吳志中郎

召謂自隱度而應募為召募也趙曰詩生于道周
 曲也修可曰吳王闔閭命國中作金鉤令曰善者賞
 之百金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統金遂成
 二鉤獻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作
 鉤者曰吾之作鉤也殺二子統成二鉤於是向鉤而
 禱二子之名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
 兩鉤俱飛著父之胸王大驚曰寡人誠負於
 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見吳越春秋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太旗馬鳴風蕭蕭

復欲一語似此始千古不可得其時其境其意平沙
 卽曹子建鬼媿真橫槊間意贊說不能及也

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夫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
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此詩

可以招魂復起○夢弼曰東門洛都之門也鄭曰河
陽洛邑也洙曰詩蕭蕭七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言不
謹譁也荆軻歌風蕭蕭七兮易水寒趙曰士卒之多則
將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至日暮各相招認以居
其幕也茗溪胡仔曰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
霍嫖姚陪柏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頗選將應是
霍嫖姚按漢書霍去病為嫖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
師古曰嫖頗妙反姚羊召反嫖姚勁疾之貌也又按
荀悅漢紀作票鵠字云今讀者為飄遙不當其義余
謂子美以平声用此兩字蓋取服虔音耳王荆公嘗
有詩云莫教空說霍嫖姚亦承襲子美而用也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此義亦人所未及豈知英雄主出

師曰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

身勇所聞拔劒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
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
雲帆轉遼海稗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通衢

希曰兩蕃謂吐蕃與奚契丹也漁陽薊州也洙曰左
太冲詩南隣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傳阜臣輿七臣
隸七臣僚七臣僕七臣臺師曰主將謂祿山也祿
山兵還玄宗御承天門率百官送之賞賚無貲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解事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

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

兒孫寫至退軍人則無餘矣。洙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余曰左傳晉政多門

洙曰時祿山自幽州起兵陷河洛希曰漢高紀從間道走歸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東坡

志林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示姪佐公自注佐草堂在東柯谷鶴曰按世系表佐是襄陽房殿中侍御史暉之子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

瀨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

師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洙曰晉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

佐還山後寄三首鶴曰還山謂歸東柯谷也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鳥應棲

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疎懶叔須汝故相攜

趙曰嵇康絕交書性復疎懶

白露黃梁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

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幔坡葳蕤秋葉少隱映野雲多

隔沼連香茭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洙曰分引泉水以灌園故交橫而落幔坡言坡中青翠如幔也

宿贊公房

公自注贊京師大雲寺主謫此安置師曰贊公與房瑄遊從瑄既得罪贊

公亦被謫於秦州也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
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
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
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遺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
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
水淨樓陰直寫景貴山昏塞日斜
夜來歸鳥盡啼殺

後樓鴉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殘淚

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造興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

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國滕王亭子詩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
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
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
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除架

公自注瓜架也

橙齋云分明是瓠花

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
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
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
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鶴曰西枝

惺齋云幸結白花了云云夕顏之花自摺以也

村在秦近郭有巖竇之勝杉漆之利贊常稱之
公自華至秦意欲留居之故尋置草堂地焉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細字一字皆可笑曲

折方屢渡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

論巖中趣怡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澁先登陟

嘯眩反顧要求陽岡暖苦陟陰嶺洵惆悵老大藤與

字一字相似沉吟屈蟠樹下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

餘落日草蔓已多露洙曰趙景真書涉澤求蹊披榛
覓路夢弼曰湯休乃僧惠休也

姓湯詵詩故公以比贊公也贊嘗以詩約公為隣居
盛稱巖中之景公謂其才思挺出煙霞之外故云霞

上作也師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山
南向陽故暖山北背陽故石寒也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自然語土室延白光松門

耿疎影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新暗汲

石底井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

江湖迥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何知戎馬間復接

塵事屏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矇矓更越

西南頂夢弼曰大師指贊公也京國舊謂是京師上
刹禪宿也晉許詢嘗與道人支遁遊山谷曰

漢書李廣數奇師古以為命隻不耦合則數乃命
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因此詩注仍舊音故辨之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上隣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

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
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
當期塞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
柴荆具茶茗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疎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
石間見海眼天畔滌冰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
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
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

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

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

夢弼曰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
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闢奢二字止稱
招提今十方寺院是也廣雅黃精龍
街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空囊鶴曰空囊詩所賦即史稱公去客
秦川負薪採橡栗以自給之意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
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

修可曰列仙傳仙人偓佺食松柏之實趙曰楚辭蔽
正陽而餐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
出赤氣也後漢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希曰梁武帝評羊欣書似婢作夫人卒止羞澁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

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

趙曰此暗使田子方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對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之所不為也命束帛贖之

送人從軍

公自注時有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

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忠意氣浩然可以勸馬寒防

失道雪沒錦鞍韉鶴曰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而唐志合黎山在甘州弱水則柳子厚

所謂西海之山有水敗渙無力不能負芥者陽關唐云在沙州二地乃備吐蕃之所也沙磧自是西名禹貢弱水餘波入於流沙楚辭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沙流而行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縱橫千里磧則如西州有磧石磧北庭都護府有小磧是也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

時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邊城

如畫出塞圖矣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近日因見

古人情兩語兩意別離則昨日矣往往古人亦如我也自怪其情之悲也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

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

楊柳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

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天長關塞寒歲暮饑凍逼

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樞歸鳥盡歛翼

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定功曰釋氏書手把青楊枝徧灑甘露之水趙曰言湯柳者以見贊春時猶為寺主來秦州而忽見豆熟

之際矣夢弼曰雨或作兩豆子兩已熟言來秦州已經兩年矣蘇曰崔玄見習鑿齒曰豆子熟矣張曰曰

豆子眼中黑睛也言無邪視也阮宏休詩總曰東坡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此

一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耶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脩曰按地理志鳳州兩當縣以大散關與

嘉陵地勢險隘相當故名鶴曰趙清猷公自成都被召還朝塞兩當縣廣鄉駟有詩云被詔超

都景物踈兩當中夜宿中途注云圖經云東京西蜀至此道里均焉故縣名兩當

寒城朝煙淡五字妙在目前○世間山谷落葉赤陰

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鷓鴣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兩語

復稱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哀失木狔矯矯避弓

翻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
 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
 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
 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入向子識損
 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
 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
 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子美心事如此固宜一出言而傳不朽非徒言也○沈曰相如上林賦亂鴟雞注云鴟雞似鶴黃白也○敏功曰陸雲詩通波激枉渚注云枉渚曲渚也○夢弼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持斧翁指吳侍御也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

羣盜長沙郡潭州也洙曰西都賦猿狖失木猓余救切趙曰淮南子鴈銜芦而翔以避弋繳以比吳之失所也夢弼曰鳳翔府至德二載號西京晉應元年號西都金閨金馬門也公與吳侍御昔同在鳳翔各居諫官之職故云共通籍也洙曰書東郊不開夢弼曰間諜軍中反間也問去聲謀達協切師曰上官言宰相也洙曰王弼曰仲尼旅人也脩可曰後漢向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師曰公言往時為拾遺見吳之斥而不能言深自責其非義也趙曰詳味詩意吳侍御遷謫之因為辨論良民不是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

發秦州趙叟曰日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冬春之間登同谷登劔門其在同谷茅茨蓋不盈月耳崔德符曰兩紀行時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二十四首詩皆以紀行為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

之朱文公語錄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鶴曰按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其附邑也○乾元二年冬自秦州如同谷至成州紀行所作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

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况聞山水幽

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

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

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

豁谷無異石塞由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誰久留

日色隱孤戍鳥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

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師曰同谷在京之南時不經殘破故云樂土彦輔曰楚辭嘉南州之炎德今言無衣而思南州以南州之氣暖故也鮑曰漢源成州屬縣夢弼曰成州有栗亭川魏置栗亭縣在唐為栗亭館希曰崖蜜乃蜂於崖石上所作之蜜成州所產也趙曰方舟並兩船也洙曰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消憂

赤谷鶴曰赤谷有亭當是在秦州近境公初自華之秦州時亦有赤谷西嶮詩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徹我車已載脂

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村墟迴煙火何由追

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夢弼曰按地理志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
三秦記云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又云上有清水
四注而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幽咽遙見秦川肝
腸斷絕按公集前有赤谷西崦詩云躋險不自安此
云險艱方自茲蓋是登大隴歷九
回坂也。九折如此詩未能賦也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硤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
徑摩穿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
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
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二年迴首肝肺熱

立之曰硤形藏堂隍謂山臺如堂隍硤藏于兩山之
間也夢弼曰嵌空太始雪謂硤中常有雪自鑿開混
沌以來其雪未消也趙曰抵者逢
抵之抵抵弧矢則遭用兵之時也

鹽井

鶴曰食貨志唐有鹽井六百四十成
州雋州井各一此當是指成州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
汲井歲措措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
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

夢弼曰鹵說文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草
木白言生鹽花也修可曰許慎說文曰鹵鹽池也漢
書宣帝嘗困于蓮勺鹵中注蓮勺縣有鹽池廣十數
里其鄉人名鹵中夢弼曰措戶骨切用力貌字從木
非莊子子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
抱甕而出灌措匕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洙曰莊子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夢弼曰官賣鹽每斗錢三百商轉販一石得六千言倍獲其利也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閉轉絕岸積阻霾天寒
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
野人尋煙語行于傍水餐此生免荷安未敢辭路難
怨傷中厚得詩人之正○洙曰爾雅釋雨土為霾夢弼曰爰庸朱切古今注戡之遺像也詩荷戈與爰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
嬋娟碧鮮淨蕭瑟寒籟聚涸涸山根水冉冉松上雨

洩雲蒙清晨謂泉行高山下如雨初日翳復吐朱堯

半光燭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期出羅巴亭午冥冥

子規叫微徑不復取語自老意○洙曰左太冲吳都賦其竹則檀欒婣娟玉潤碧鮮

趙曰唐孟郊有三婣娟詩謂竹婣娟月婣娟人婣娟也鄭曰撼子六切又所隔切田曰洩與泄同泄猶出也洙曰公在道中是仲冬之交而聞子規蓋入南州地氣之暖故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衍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
林迴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磧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
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

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蓮花里北知崆峒薄

超然伴壯觀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越人謂前險已盡至此依然相

隨來及茲歎冥冥鄭曰磳苦奚切今作溪泰伯曰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岳山注云吳岳

也彭曰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為西岳夢弼曰唐隴州吳山縣西四十里有吳山其頂有五峯是也

洙曰華山有蓮華峯崆峒山在隴右殷音隱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

石門雲雷隘古鎮峯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澁

胡馬屯成臯防虞此何及彼屯成臯而此防龍門豈相及哉非後時也嗟

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洙曰漢高紀棧道注云棧閣也今謂之閣道棧士諫反

又士阪反夢弼曰編竹為閣道謂之棧道歐公曰短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也趙曰成臯乃鞏洛之地胡馬指言安史之兵耳洙曰防虞此何及言已後時矣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狻又啼

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

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

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葦藜

夢弼曰狻音戎狻狁之屬趙曰此詩起句連四我字乃公之新格刘琨扶風歌上曰鹿遊我前猴戲我側

兩句而已夢弼曰仲冬見虹霓紀異也趙曰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此摘用其字梁者汴州齊指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此言采箭以輸官也鄭曰斡古旱切亦作笥洙曰祿山之亂所領皆漁陽突騎也

積草嶺公自注同谷界

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厥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相去尚百里想像如見願休焉息焉之志也○夢弼曰明水縣屬興州唐志明作鳴言路異者自此嶺之

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趙曰謝靈運詩序云二三諸彦左大冲詠史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鶴曰邑有佳主人當是指同谷縣宰也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畏道途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

夢弼曰白馬為鐵驪言白馬經此泥濘中亦將為黑色之驪也玉篇驪馬深黑色

鳳凰臺夢弼曰成都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即秦弄王與蕭史吹簫之地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
 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
 心以當竹實烟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
 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
 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
 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羣盜何淹留
 懇至不厭○(夢弼曰按唐地理志武德初以同谷置
 西康州貞觀初廢謂之西康者蓋嶺南亦有康州所
 以自別也(洙曰文王為西伯時鳳鳴于岐陽夢弼曰
 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鷦鷯雖夫鷦鷯非梧桐不止非練
 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又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闈
 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長讀當如字夢符

日瑞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夢弼曰春秋合識圖曰
 黃帝坐元扈洛水之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
 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注元扈石室名也漢郊
 祀志黃帝為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邁曰鴻猷大道
 也鳳垂鴻猷所以表大道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李薦師友記聞李太白遠離別

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
 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
 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夢弼曰
切櫟實也狙千余切猿屬食橡栗者也莊子狙
公賦芋芋即橡子也鄭曰皴七倫切皮細起也
士詩集注

長鑱長鑱白木柄一歌喚子美二歌喚長鑱豈不奇我生託子以為

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

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

我色惆悵色字下得好非必人人為我惆悵而有其色○鄭曰鑱鋤銜切吳人云稗鐵說文銳也夢弼曰按顏之推訓俗音字鑱仕衫切即銳也俗謂之地鑱又仕鑿切夢弼曰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黃獨黃獨俗謂之士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糧余謂此非當以黃精為正公嘗屢用黃精字按集中有太平寺泉眼詩云三春斲黃精一食生毛羽是也

有弟有弟在遠方二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

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鵝鵠安得送我置

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趙曰公四弟曰

穎曰觀曰豐曰占各在他郡惟占從公入蜀公在劍外有占歸草堂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未曰

後漢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感其意俱舍之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夢弼曰陶隱居本草駕鵝大於鴈似人家

蒼鵝耳鵝鵠惡禽也鵠九頭詩有鵝在梁毛萇傳禿鵝也洙曰左傳

余收爾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

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

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夢弼曰林猿為我啼清晝地理志

濠州治鍾離縣春秋時為鍾離子國楚地漢縣也按公集中有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之句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景是此黃蒿古城

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

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其何

魂招不來取歸故鄉也○夢弼曰古城即是指同谷舊為西康州也楚屈原放逐宋玉作招魂辭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

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

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獨此歌

者願車駕反正之辭也心所同然千載如對○逸曰湫龍潭也夢弼曰劉安招隱士云山氣龍從兮石崖

峨洪慶善補音龍力孔切從音摠敏功曰樛乃枝曲下垂貌夢弼曰蝮方六切大蛇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

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

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氣

盡俱

萬丈潭

夢弼曰同谷縣有鳳凰潭一名萬丈潭蓋兩山危立其下泓澄萬丈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便合龍依積水蟠窟壓萬

丈內跼步凌垠塢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

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

木

本言集言

卷二

三

澹瀨黑如灣深底清見光烟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

在外高蘿成帷帳寒水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

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

遊最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造意何事炎夫過快

意風雨會夢弼曰張平子西京賦在彼靈囿之中前

慎注垠鄂端崖也字或作鄂亦作鰕通用韻曰顏徒

對切猶澹沲也水帶沙往來貌漢郊祀志登遐倒景

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

修可曰康協終南行楓丹杉碧壘旌立旗

發同谷縣公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

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况我饑愚人焉能尚安宅

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

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廻首虎崖石

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感

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迹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

朱曰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師曰公以昨

歲自諫省出為華州掾今夏棄官發華州秋客秦州

冬離秦州至同谷又發同谷而赴成都是一歲四行

役也夢弼曰龍潭在同谷公七歌云南有龍兮在山

湫是也虎崖山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

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祈寒為之暄。
 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
 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鬪，屢踞風水昏。
 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
 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
 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洙曰首音狩謂命車向西行也鶴曰栗亭鳳凰村皆在成都之境魯曰蜀門即劍門也洙曰閣道即棧道也冬青今之棟栴也左太冲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矐儀炎曰莊子目擊而道存夢弼曰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時玄宗巡幸之後以蜀郡為南京故公盛言其風物托之崑崙玄圃而寄所思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窅入雲漢。
 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
 水清石礚礚，沙白灘漫漫。迴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散。
 高壁抵欽崙，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

洙曰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鄭曰礚魯水切欽崙山貌上音欽下音吟

水會渡

魯曰一云水回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
 大江動我前，洄若溟渤寬。高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

木言集言 卷二
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嶮仍萬盤
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窮而不澀速遊令人瘦衰疾慚
加餐

飛僊閣

夢弼曰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駕空為飛梁閣道又酈元水經注云大劔

戍至小劔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

土門山行窄微徑綠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
萬壑欹疎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
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
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五盤

魯曰謂棧道盤屈有五重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
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
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巨猾何時除
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趙曰揚雄云水至清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也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
危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梟相柱

柱

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
飽聞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趙曰史心亂目眩魏太祖讀陳琳檄愈頭風此借用其字瞿塘峽名大庾嶺名皆艱險之處也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

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羣鷗迴字欲稱暝色荒

遠客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嬰不獨凍

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

有適唐子西語錄云子美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為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修可曰謝

玄禪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詩豕稱康樂乃靈運非玄暉也

桔柏渡鄭曰桔居屑切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蕭蕭

連竿動嫋娜征衣颯飄飄急流鵝鷓散絕岸龜鼉驕

西轅自茲異東逝金可要高通荆門路闊會滄海潮

孤光隱顧眇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

鄭曰竿側柏切涿曰連竹索而為梁謂之竿鷓曰成都之竿橋是也曾曰鵝鷓喻舟船也龜鼉喻橋梁也

驕牡也蒼舒曰釋文
山頂曰巔亦曰椒

七寺集生

卷三

三十四

劍門夢弼曰按地理志劍州劍門縣有梁山亦名大劍山自蜀出漢中道一由此故以門

惟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兩岸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

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

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

井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直宰，意欲鏹豐享。

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歎地險而惡，負固者也。○劍閣天下壯，閣一作門。鶴曰：劍門背有閣道，張孟陽劔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萬仞，殊曰劔山，生石皆非，向如拜伏狀。趙曰：劔門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有面內之義，蓋地形雖險而趨中原。

自然之勢也。詩其宗如墉張協玄武館賦云：崇墉四匝，洙曰：蜀都賦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趙曰：珠玉之於中原，必著走字。考或曰：古之言珠玉，謂無翼而飛之。西青城山是也。峨山在成都之西南，峨眉山是也。遠人困於誅求，而悽愴之氣見於岷峨，以二山無情之物，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夢弼曰：蜀在為西蠻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國。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遠人雖修職貢而太古淳朴之道已喪矣。至今英雄人謂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乘中國有亂起而據蜀也。趙曰：鏹，楚產切韻書云：平鉄也。

鹿頭山

夢弼曰：唐志：漢州德陽縣有鹿頭山，高崇，文擒劉闢處，又有鹿頭關。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

遊子出京華，劔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

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
 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
 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
 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
 洙曰自秦入蜀山嶺重複及下鹿頭關東望成都千
 里豁然也夢弼曰公歷險阻至此豁然足慰飢渴
 之望趙曰天下一家皆為臣屬所借擬宮闕已不復
 見故云失雙闕也夢弼曰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
 皆蜀人趙曰成都富饒之地故指為脂膏也豪俠窟
 見郭璞云京華遊俠窟而變其字耳夢弼曰冀公謂
 僕射冀國公裴冕也時為劍南
 節度使陸凱傳宰相國之柱石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紅衣裳有何深意我行山川異忽

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上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

子去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

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

原杳茫茫憤怨悲感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語次

注者屑屑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深曰淵明歸去

附會可厭將入趙曰桑榆晚日也鄭曰填陟刃切定也夢弼曰

曾與層同填或音田滿也洙曰王粲登樓賦雖信美

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主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五字偏盡蓋是江南又是夜聞多字所以入妙非著意對百萬轉深入寰區望匪

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希曰深入用孔明表中語司徒謂李光弼也時

乾元二年七月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八月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以敗賊將留希德及收清

夷橫野等軍加檢校司徒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

戀闕丹心破露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深曰并州太原也時王思禮為帥鶴曰思禮以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鄴城師潰惟李光弼三思

禮軍獨完尋破思明別將萬餘眾暨光弼徙河陽以禮代為河東節度治太原持法嚴整人不收紀洪曰

關北乃范陽盧龍等處安史之巢穴也關西者長安以西皆謂之關西也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

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

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深曰宋玉

搖落兮變衰題曰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于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

補遺

喜薛璩畢曜遷官東坡別集詩評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此老杜句也讀書頭欲

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為君明故人相見尚青

眼新貴即今多黑頭江山萬里俱頭白骨肉十年
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罇開此坡谷所為也

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

黃常明詩話云老杜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

綠江路熟俯青郊傲晚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旄頭俯澗漚層臺俯風渚遊目俯大江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者甚多不可具述復齋漫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元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需奉引佳氣拂周旋奉酬嚴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蓋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云避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也誠齋詩話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子美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趙充國請行上老之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五

少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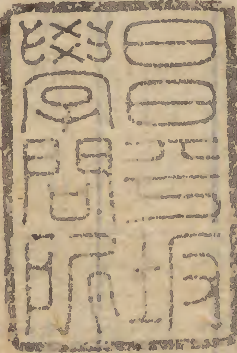
少

Vertical lines and faint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some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杜詩集註

卷六

二十六



東坡先生詩集卷六

